

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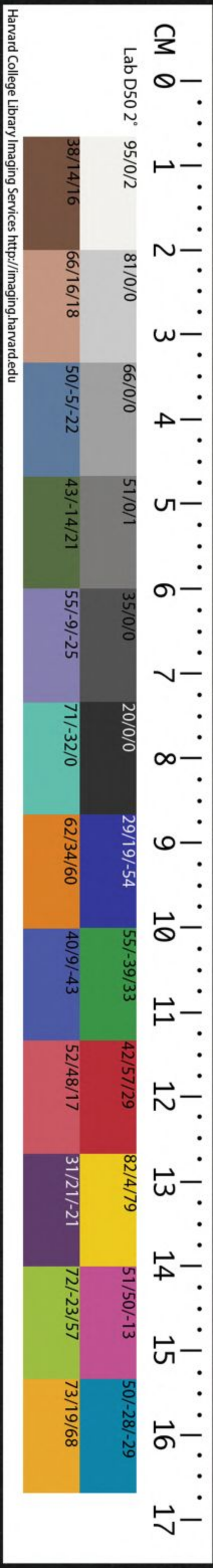
卷二百三十三之十五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371

T 2455.21



唐書卷二百一十三

藩鎮淄青橫海列傳

唐書卷二百一十三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蕭良有

承直郎

司業

臣葉向高等奉

勅重校刊

李正己高麗人為營州副將從侯希逸入青州希逸母

即其姑故薦為折衝都尉寶應中以軍候從討史朝義

時回紇恃功橫諸軍莫敢抗正己欲以氣折之與大會

角逐眾士皆牆立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批

其頰回紇矢液流離眾軍哄然笑曾大慙自是沮憚不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
敢暴希逸以爲兵馬使沈毅得衆心然陰忌之因事解其職軍中皆言不當廢尋逐希逸出之有詔代爲節度使本名懷王至是賜今名遂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與田承嗣薛嵩李寶臣梁崇義輔牙相倚嵩死李靈耀反諸道攻之共披其地正已復取曹濮徐兗鄆凡十有五州市渤海名馬歲不絕賦繇均約號最疆大政令嚴酷在所不敢偶語威震鄰境歷檢校司空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司徒兼太子太保封饒陽郡王請附屬籍許之因徙治鄆以子納及腹心將守諸州建中初聞城汴州乃約田悅梁崇義李惟岳偕叛自屯濟陰陳兵按習益師徐州以扼江淮天子於是改運道檄天下兵爲守備河南騷然會發疽死年四十九興元初納順命詔贈太尉

納少時爲奉禮郎將兵防秋代宗召見擢殿中丞賜金紫入朝擢兼侍御史正已署爲淄青二州刺史又爲行軍司馬濮徐兗沂海留後進御史大夫正已死祕喪不發以兵會田悅于濮陽馬燧方擊悅納使大將衛俊救之爲燧所破略盡收洹水德宗詔諸軍合討其從父洧以徐州歸大將李士真以德州李長卿以棣州送款納恚洧背已且徐險悉集兵攻洧帝命宣武劉玄佐督諸

軍進援大破其兵納還濮陽玄佐進圍之殘其郭納登
俾見玄佐泣且悔遣判官房說與子弟質京師因玄佐
謝罪時中人宋鳳朝以納窮欲立功建不可赦帝乃赦
說等禁中納於是還鄆與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和
自稱齊王置百官興元初帝下詔罪已納復歸命授檢
校工部尚書復平盧師節賜鐵券又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封隴西郡王希烈圍陳州納會諸軍破之城下加檢
校司空實封五百戶進檢校司徒死年三十四贈太傅
子師古師道

師古以蔭累署青州刺史納死軍中請嗣帥詔起爲右
金吾衛大將軍本軍節度使初棣州有蛤蜊鹽池歲產
鹽數十萬斛李長卿以州入未泊獨蛤蜊爲納所據以
專利後德棣入王武俊納乃築壘德州南跨河以守蛤
蜊謂之三汊通魏博以交田緒盜掠德州武俊患之師
古始襲武俊易其弱且納時將無在乃率兵取蛤蜊三
汊師古使趙錡拒戰武俊子士清兵先濟滴河會營中
火起士大譟不敢前德宗遣使者諭武俊罷兵師古亦
墮三汊聽命嘗怒其僚獨孤造使奏事京師遣大將王
濟縊殺之貞元末與杜佑李樂皆得封妾媵以國爲夫
人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哀使未至義成節度

使李元素騰遺詔示之師古幸國喪欲攻掠州縣卽集將士告元素僞作遺詔豈欲反耶不可不討執使者名討元素勒兵出次聞順宗立乃罷累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元和初卒贈太傅

師道異母弟也師古嘗曰是不更民間疾苦要令知衣食所從乃署知密州師古病召親近高沭李公度等曰卽我不諱欲以誰嗣二人未對師古曰豈以人情屬師道邪彼不服戎以技自尚慮覆吾宗公等審計之及死沭公度與家奴卒立之而請于朝於是制書义不下師道謀袁兵守境沭爭止更上書奉兩稅守鹽法請更朝

廷宰相杜黃裳欲撓削其權而憲宗方誅劉闢未遑東討故命建王審領節度大使而以師道知留後歲中加檢校工部尚書爲副大使自正已以來雖外奉王命而肅引亡叛有得罪于朝者厚納之以嚴法持下凡所付遣必質其妻子有謀順者類夷其家以故能脅汙士衆傳三世云帝討蔡詔興諸道兵而不及鄆師道選卒二千抵壽春陽言爲王師助實欲援蔡也亡命少年爲師道計曰河陰者江淮委輸河南帝都請燒河陰敖庫募洛壯士劫宮闕卽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也師道乃遣客燒河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倉百餘區

又有說師道曰上雖志討蔡謀皆出宰相而武元衡得君願爲袁盎事後宰相恐懼請罷兵是不用師蔡圍解矣乃使人殺元衡傷裴度初宗道至邠東都多買田伊闕陸潭間以舍山棚遣將訾嘉珍門察部分之嵩山浮屠圓靜爲之謀元和十年大饗士邠中椎牛釃酒旣衷甲矣其徒白官發之留守呂元膺以兵掩邠賊突出轉略畿部入山中數月奪山棚所市山棚怒道官軍襲擊盡殺之圓靜者年八十餘嘗爲史思明將驍悍絕倫旣執力士椎其脛不能折罵曰豎子折人脚且不能乃曰健兒因自置其足折之且死歎曰敗吾事不得見洛城流血於時留守防禦將都亭驛吏數十人皆陰受師道署職使爲訶察故無知者及窮治嘉珍察乃害武元衡者鹽鐵使王播又得嘉珍所藏弓材五千并斷建陵戟四十七始師道欲知元濟虛實使劉晏平問道走淮西元濟日與宴厚結歡晏平歸以爲元濟暴師數萬而晏然居內與妻妾戲博必敗之道師道本倚蔡爲重聞之怒乃以它事殺晏平及聞李光顏拔凌雲柵始大懼遣使歸順帝重分兵支兩寇故命給事中柳公綽慰撫之加檢校司空蔡平又遣比部員外郎張宿諷令割地質子宿謂曰公今歸國爲宗姓以尊卑論之上叔父矣不

屈一也以十二州事三百餘州天子北面稱藩不屈二也
也以五十年傳爵臣二百年天子不屈三也今反狀已
暴止猶許內省宜遣子入宿衛割地以贖罪師道乃納
三州遣子弘方入侍宿旣還師道中悔召諸將議皆曰
蔡數州戰三四年乃克公今十二州何所虞大將崔承
度獨進曰公初不示諸將腹心而今委以兵此皆嗜利
者朝廷以一漿十餅誘之去矣師道志遣承度詣京師
戒候吏待其還斬之承度待命客省不敢還帝以其負
約用左散騎常侍李遜喻旨旣至師道嚴兵以見遜讓
曰前已約而今背之何也願得要言奏天子師道許之

然懦暗不自決私奴婢媪爭言先司徒土地奈何一旦
割之今不獻三州不過戰耳卽不勝割地未晚師道乃
上書以軍不協爲解帝怒下詔削其官詔諸軍進討武
寧節度使李愿使將王智興破其衆斬二千級獲馬牛
四千略地至平陰橫海節度使鄭權戰福城斬五百級
武寧將李祐戰魚臺敗之宣武節度使韓弘拔考城淮
南節度使李夷簡命李聽趨海州下沐陽朐山進戍東
海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身將兵自陽劉濟河拒鄆四十
里而營再接再戰破三萬衆禽三千人陳許節度使李光
顏攻濮陽收斗門杜莊二屯弘正又戰東阿殘其衆五

萬師道每聞敗輒悸成疾及李祐取金鄉左右莫敢白
初遣大將劉悟屯陽穀當魏博軍疑其逗留悟懼不免
引兵反攻城師道晨起聞之白其嫂裴曰悟兵反將求
爲民守墳墓卽與弘方匿溷間兵就禽之師道請見悟
不許復請送京師悟使謂曰司空今爲囚何面目見天
子猶俯仰祈哀弘方曰不若速死乃拜斬之傳首京師
棄其尸無敢收視者有士英秀爲殯城左馬總至以士
禮更葬初師古見劉悟曰後必貴然敗吾家者此人也
田弘正之度河也禽其將夏侯澄等四十七人有詔悉
赦之給繒絮還隸魏博義成軍父母在欲還者優遣賊
皆感慰相告由是悟得行其謀師道首傳弘正營召澄
驗之澄舐日中塵號絕良父悟素與師道妻魏亂妄言
鄭公徵之裔不死沒入掖廷它宗屬悉遠徙悟獨表師
古子明安爲朗州司戶參軍親將王承慶承宗弟也師
道以兄女妻之潛約左右欲因肄兵執師道會悟入出
奔徐州歸朝

非自華定州安喜人始名華德宗以其有功益曰日華
父元皓爲安祿山帳下僞署定州刺史故日華籍本軍
爲張孝忠牙將滄故成德部州也孝忠絕李惟岳德宗
以滄畀義武前刺史李固烈與惟岳姻屬卽牢守孝忠

令日華往喻之固烈請還恒州旣治裝悉帑以行軍中怒曰馬瘠士饑死刺史不棄豪髮卹吾急今刮地以去吾等何望遂共殺固烈屠其家日華驚匿牀下將士迎出之曰暴吾寧者已死何畏而亡共逼領州孝忠亦以日華寬厚遂假以刺史朱滔叛兵屯河間以故滄定道阻不相聞滔及王武俊皆招日華不納卽攻之日華乘城自固參軍事李宇謀曰城又圍府兵不爲援今州十縣瀕海有魚鹽利自給此軍本號橫海將軍能絕易定歸天子自爲一州敕甲訓兵利則出無利則守可亢盜喉襟君能用僕計請至京師爲天子言之日華謂然乃

遣宇西帝果大喜拜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橫海軍卽以爲使時建中三年也拜檢校工部尚書詔滄歲饋義武錢十二萬緡糧數萬斛以宇爲判官武俊欲得滄遣人說日華歸已日華給曰敝邑爲賊攻力屈則下之願假騎二百以抗賊賊退請以地授公武俊喜歸之馬日華留馬謝其使武俊大怒與滔方睦懼有怨乃止又之武俊歸命日華乃還馬以珍幣厚謝復結好武俊亦釋然貞元二年卒贈兵部尚書子懷直擅知留事帝以日華故卽拜權知滄州刺史宇入朝願祈東光景城二縣置景州且請刺史河朔刺史不廷授幾三十年帝嘉

其志以徐申爲景州刺史昇橫海軍爲節度擢懷直爲
留後明年爲節度使九年來朝寵遇加等進檢校尚書
右僕射賜大第宮女懷直荒田獵出輒數日不返帳下
程懷信乘衆怒閉門不納懷信其從昆也於是懷直入
朝帝不之罪更以虔王爲節度使擢懷信留後以懷直
兼右龍武軍統軍明年懷信爲節度矣十六年懷直卒
贈揚州大都督後五年懷信死子權襲領軍務詔授留
後元和元年拜節度使累進檢校兵部尚書封邢國公
六年入朝憲宗寵禮遣還鎮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權始
名執恭嘗夢滄諸門惡忒署權字乃改名以應之及淮西
平惕不安巧入朝至京師固辭軍政乃詔華州刺史鄭
權代之後以檢校司空爲邠寧節度使卒贈司徒宗族
奉朝請宿衛者三十餘人

李全略本王氏名日簡事王武俊爲偏裨承宗時虐用
其軍故入朝授代州刺史田弘正遇害穆宗以全略故
鎮州將召問所欲言全略多陳利害冀合帝意且請盡
死力以報遂授德州刺史是時杜叔良兵敗博野故以
全略爲橫海軍節度滄德棣州觀察使賜今姓名未幾
貢錢千萬使子同捷入朝旣還卽奏同捷爲滄州長史
押中軍兵馬帝不得已可其請全略陰規傳久計選材

武以所私結士心棣州刺史王稷善撫衆而家富于財全略內忌以計殺之族其家未幾死同捷領留後事重賂鄰藩求領父節敬宗持乂詔不下俄而文宗立同捷以帝新嗣位必大開貨示四方乃遣弟同志同巽入朝而使其屬崔長奉表請命有詔拜充海節度使以烏重胤代之同捷計窮矯言軍中留已於是王智興請以全軍出討魏博史憲誠令大將傅手詔入于軍同捷不受德棣民多奔入鄆乃下詔削官爵命重胤率鄆齊兵進討憲誠智興及汴滑李聽平盧康志睦易定張璠幽州李載義以兵傳境同捷自以與成德有舊乃傾王帛子

女市河北三鎮驩載義不許絕其交執使者并所遣奴婢四十七獻諸朝王廷湊本闕橫海欲乘其隙取之引軍來援智興攻棣州火譙門引水灌城凡七月其將張叔連降始刺史樂濛以同捷叛密上變事洩爲所害贈工部尚書智興進圍滄州是時帝絕王廷湊朝貢且討之兵須夥繁調發不時始置供軍糧料使以濟兩河諸將又多張俘首以冒賞自重胤卒後李寰傅良弼不終事更以左金吾衛大將軍李祐代而智興將李君謀以輕兵絕河夜殘無棣降饒安壁五千兵明年祐拔無棣平原有詔行營堅壁務農非被襲勿決戰而祐兵已薄

德州帝遣諫議大夫柏耆宣慰祐攻拔德州餘卒奔廷
湊同捷益急乞降祐疑其詐耆引兵直入城取同捷及
家屬馳西祐入滄州耆至將陵斬同捷使其下傳首京
師詔貸四州一年租賦赦同捷母并妻息徙湖南流崔
長商州同巽等以異母債死得隨母流所云

唐書卷二百一十三終

唐書卷二百一十四

潘鎮宣武彰義澤潞列傳一百二十九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蕭良有

承直郎

司業

葉同

守奉

勅重校刊

劉玄佐滑州匡城人少倜儻不自業為縣捕盜犯法吏
笞辱幾死乃亡命從永平軍稍為牙將大曆中李靈曜
據汴州反玄佐乘其無備襲取宋州有詔以州遂隸其
軍節度使李勉卽表署刺史德宗建中初進兼御史中
丞克宋毫潁節度使時李納叛李洧以徐州歸納急攻

之詔玄佐援洧大破納兵斬首萬餘級東南饒滑乃通
進圍濮州徇濮陽皆下再降其守將遂通濮陽津遷檢
校兵部尚書兼曹濮觀察淄青兗鄆招討使汴滑都統
副使李希烈之反玄佐與李勉陳少游哥舒曜聯兵屯
淮汝數困賊帝在奉天垂意關東乃詔檢校尚書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希烈攻陳州玄佐救之希烈走
遂進取汴州詔加汴宋節度使陳州諸軍行營都統玄
佐本名洽至是賜名以尊寵之入朝復兼涇原四鎮北
庭兵馬副元帥檢校司徒性豪縱輕財好厚賞故下益
困汴自李忠臣以來士卒驕不能自還至玄佐彌甚其
後殺帥長大鈔劫狃于利而然也玄佐貴母尚在賢婦
人也常月織紵一端示不忘本數教敕玄佐盡臣節見
縣令走廷中白事退戒曰長吏恐懼卑甚吾思而父吏
於縣亦當爾而據案當之可安乎玄佐感悟故待下益
加禮汴有相國寺或傳佛軀汗流玄佐自往大施金帛
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玄佐敕止籍
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譎類若此初李納遣使至
汴玄佐盛飾女子進之厚饋遺皆得其陰謀故納最憚
之所寵吏張士南及假子樂士朝皆巨萬而士朝私
玄佐嬖妾懼事覺醜玄佐死年五十八贈太傅諡曰壯

武軍中匿喪俟代帝亦爲隱踰三日乃發喪使至帝問
所欲立曰陝虢觀察使吳湊可乎監軍孟介行軍盧瑗
以爲便乃拜湊爲節度使至汜水玄佐極將遷士請具
禮瑗不許衆皆怒陵晨甲而譟起玄佐子士寧於喪使
坐重榻墨其衣尊爲留後殺大將曹金岸浚儀令李邁
醢之唯瑗介獲免士寧乃出貯財分勞吏士介以聞帝
召宰相計議竇參曰汴人挾李納以邀命若不許勢且
合不可解遂以士寧爲左金吾衛將軍嗣節度始玄佐
養子士幹與士朝皆來京師士幹知玄佐死無狀遣奴
持刀給爲弔入殺士朝於次帝惡其專亦賜士幹死士
寧未授詔時私遣人結王武俊劉濟田緒等諸鎮不直
之皆執其使而士寧忍暴嘗手殺人杯案間又彊烝父
諸妾逼吏民妻女亂之或羸而觀每畋獵數日乃還其
下馱苦不服大將李萬榮者故與玄佐同里相善寬厚
得士心士寧忌之奪其兵使攝州事嘗引衆二萬畋城
南未還萬榮晨入府召所留親兵告曰天子有詔召大
夫俾我代節度人賜錢三萬士皆拜於是分兵閉諸門
使告士寧曰詔書召大夫宜速去不然事急且傳首以
獻士寧知衆不與將五百騎出奔次中牟亡者已半至
東都惟僮妾數十人從之旣至京師詔就第禁出入萬

榮斬其支附數十人以二十萬緡勞軍詔籍士寧家貲給之拜萬榮兵馬留後於是籍騎兵數百人悉遣西防秋當戍者怨之大校韓惟清張彥琳等請往不許使其子廼將未行彥琳等因其怨誘使反攻萬榮不勝劫運財民貲殺掠數千人而潰惟清奔鄭州彥琳走東都自歸有詔宥死竄惡地殘士奔宋州劉逸淮撫之萬榮悉誅其妻子以故衆不安或呼於市曰大軍至城且破萬榮捕按之或言爲士寧所殺萬榮斬之以狀聞故士寧斥置郴州俄進萬榮節度使會病甚以兵屬鄧惟恭惟恭者與萬榮同里閤而署子廼爲司馬出大將李湛張恁伊婁浣等于外欲殺之不果萬榮死是夜惟恭與監軍俱文珍執廼送京師杖死京兆府以董晉代之

吳少誠幽州潞人以世廕爲諸王府戶曹參軍事客荆南節度使庾準器之留爲牙門將從入朝道襄陽度梁崇義必叛密畫計將獻天子而李希烈以其事聞有詔嘉美擢封通義郡王崇義反希烈以少誠爲前鋒事平賜實封戶五十希烈叛少誠爲盡力及死推陳仙奇主後務旣又殺之衆乃共推少誠德宗因授申蔡光等州節度觀察留後少誠爲治能儉損完軍實自希烈以來申蔡人劫於苛法而忘所歸及者長旣物故則壯者習

見暴掠恬於搏鬪地少馬乘騾以戰號騾子軍尤悍銳
甲皆畫雷公星文以馱勝詛詈王師其屬鄭常楊冀欲
劫少誠逐之以聽命不克常冀被害少誠盡宥諸將以
結衆心貞元五年進拜節度使久之曲環卒少誠間陳
許無帥以兵攻臨潁戍將韋清與賊通留後上官浣遣
兵三千救之悉爲賊俘遂圍許州德宗怒削少誠官爵
合十六道兵進討于頓以襄陽兵戰吳房朗山禽其三
將王宗以壽州兵破賊於秋柵於時師雖衆無統帥而
官人監軍顓進退互爲異見旣戰小澗河諸道師未交
而潰棄輜仗不貲帝乃詔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爲淮蔡
招討處置使上官浣副之諸將皆受節度與賊吳少陽
等戰廣利城師復敗退營五樓爲賊所乘遂大潰全義
及監軍賈英秀等夜遯保澗水汴宋徐泗淄青兵走陳
州少誠薄澗水而營全義懼退保陳而路滑河陽河中
兵逃歸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壁澗水全義
乃斬潞將夏侯仲宣滑將時昂河陽將權文度河中將
郭湘欲以振師不能也少誠引兵還全義之敗少誠得
帳中諸公書數百番持以給衆曰朝廷公卿託全義破
蔡日掠將士妻女爲婢媵以激怒其衆絕向順意少誠
弱王師移書於英秀求昭雪帝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

五樓軍退而少誠卷甲不追有自新路帝意稍挺少誠復固巢穴矣然猶以宦者監諸道軍劔南韋臯上言以爲不如擇重臣爲統帥因薦渾瑊賈耽陛下若重煩元老更求其次則臣請以銳士萬人順流趨荆楚可以攘翦元慙不然因其請罪特加原洗罷兩河諸軍亦其次也使少誠禍盈惡周變生帳下必其賊黨又當以官爵與之則一少誠死一少誠生亦何足賴帝遂赦少誠盡還其官爵順宗卽位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司空徙封濮陽郡王元和四年死贈司徒而吳少陽代之

少陽者滄州清池人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友善少誠得淮西多出金帛邀之養以爲弟署右職親近無間少陽度少誠猜忍且畏禍請爲外捍少誠乃表爲申州刺史爲治尚寬易舉軍附賴少誠病亟家奴單于熊兒矯召少陽至攝副使總軍事於是殺少誠子元慶自稱留後憲宗以王承宗方叛故詔遂王爲節度使以少陽領留後居三年進拜節度使少陽不立繇役籍隨日賦斂於人地多原澤益畜馬時時掠壽州茶山劫商賈招四方亡命以實其軍不肯朝然屢獻牧馬以自解帝亦因喜之九年死子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僞表請元濟主兵帝遣太醫往視卽陽言少愈不得見元濟者其長子

也山首燕頤垂顙鼻長六寸始仕試協律郎攝蔡州刺史有董重質者少誠壻也勇悍義將善爲兵元濟倚之因說元濟請以精兵三千由壽之間道取揚州東約李師道以舟師襲潤州據之遣奇兵掩商鄧取嚴殺進守襄陽以搖東南則荆衡黔巫傳一矢可定五嶺非朝廷所有又請輕兵五百自嶠領三日襲東都則天下騷動可以橫行元濟猶豫不能用先是其屬蘇兆楊元卿侯惟清嘗勸少陽入朝或言其有異志元濟益兆歸其屍而囚惟清帝以二人者皆死故贈惟清兵部尚書兆尚書右僕射時元卿奏事在長安見宰相李吉甫具言淮西事且請蔡使在道者隨在所繫之少陽死四十七日帝不爲輟朝易將增戍以須變會傳言重質殺元濟族其家吉甫因請爲少陽輟朝遣使弔賻贈尚書右僕射而元濟不得命乃悉兵四出焚舞陽及葉掠襄城陽翟時許汝居人皆竄伏榛莽間剽餘千餘里關東大恐弔使至弗克入而還乃詔烏重胤兼汝州刺史引軍壓其境寧州刺史曹華爲之副以戍襄城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總兵臨屯析山南東道詔節度使嚴殺爲申光蔡等州招撫使以中人崔潭峻監其軍下詔奪元濟官爵趣諸道進討時大旱詔旣下雨雪凡三日田弘正韓弘各

遣子率兵隸綬光顏軍綬屯蔡西鄆鄆小勝不設備爲
賊襲敗于礪丘退保唐州壽州刺史令狐通戰數北賊
乃拔霍丘屠馬塘通嬰城不敢出詔左金吾衛大將軍
李文通宣慰度其至使代通會裴度輔政賊始懼而元
濟不能有所指授諸將趙昌凌朝江董重質李祐李憲
王覽趙曄王仁清等以便宜人自爲戰抗王師有少誠
少陽舊風而李師道餽鹽出入寧陵雍丘間韓弘知而
不肯禁文通引兵與賊將王覽董重質戰史蒞岡賊覽
首先顏又大破賊於時曲復與重胤合擊賊小潑河敗
之夷其屯漸天子責綬失律更以韓弘兼都統擢高震

爲唐鄧隋節度使十一年諸軍大合光顏壁掌河文通
敗賊於固始拔礪山霞寓戰朗山斬首千餘級焚其壁
次鐵城賊僞奔霞寓窮追伏發死傷略盡退保新興賊
圍之監軍李議誠馳入唐州以救兵至圍解還守唐州
元濟以霞寓敗不足虞併兵以備陳其秋文通以兵銜
枚夜出九女原屠保壁三十所分兵西北竝安陽山破
屯邏數百人降者萬餘執兩將光顏敗鄆城兵二萬俘
六將復與重胤合攻凌雲柵拔之帝怒諸軍無大功詔
內常侍梁守謙宣慰因督戰付詔書五百以待有功斥
金帛募死士進拜光顏檢校尚書左僕射重胤右僕射

度御史中丞公武御史大夫詔旨約束厲賞罰諸將恐懼貶震寓以袁滋代之滋懦不能軍更以李愬爲唐鄧隋節度使元濟食盡士卒食芟芡魚鼈皆竭至斲草根以給者民苦饑相與四潰元濟亦嗇其食不復禁諸將爭納之帝始僞置郾城吳房於行營以綏新附愬引兵攻其西破屯柵十餘所執丁士良吳秀琳皆賊渠健者賊帥張伯良以兵三萬與光顏戰郾城大敗獲馬千匹甲三萬首伯良奔還蔡曹華取青陵城斷郾歸路賊將鄧懷金懼卽送款光顏受之愬又襲破朗山執戍將梁希果平汶港等三壁元濟知衆數潰而外失秀琳等因奉表請東身北闕下帝遣使者許以不死元濟取行營馬三百董重質不與故不果降愬略興橋得守將李祐不殺引至帳下計議始謀襲蔡賊勢益沮自少誠盜有蔡四十年王師未嘗傅城下又嘗敗韓全義于頓以是兵驕無所憚內恃陂窳重阻故合天下兵攻之三年纔克一二縣帝旣責罷震寓滋等諸將乃用命詔起沙陀梟騎濟師命裴度爲彰義節度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梁守謙與諸將計先度未至立功諸將亟戰不勝度至大勞將士皆感激請戰間遣士入蔡約元濟降爲左右所劫不得降光顏每戰冠軍故元濟悉衆亢時曲

祐爲愬謀曰蔡之守者市人疲卒耳勁兵皆在外若盜
擣縣瓠賊成禽矣愬然之以精騎夜襲蔡坎垣入之戍
者不知也賊恃董重質兵在洄曲不虞師之至及愬攻
內城防卒尚千餘接戰元濟始驚被甲乘城以待重質
會重質降愬而李進誠取賊庫兵卽攻之明日燒其門
民相率抱薪增火王師縱射城上鏃可拾也居二日門
壞執元濟舉族傳之長安申光戍兵尚三萬皆降帝御
興安門受俘羣臣稱賀以元濟獻廟社徇于市斬之年
二十五夜失其首妻沈沒入掖庭三弟三男子流江陵
皆殺之斬其屬官劉協庶趙曄王仁清等十餘人度還
以馬總爲留後俄拜節度使析潑州隸陳許始度之出
太子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帝美度功卽命愈爲平
淮西碑其文曰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
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
主悉臣高宗太宗旣除旣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
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
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葺莠不藉相臣將臣
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旣受羣
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旣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
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走職明年

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
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
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
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
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
利卒頑不與它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
萬口和附弁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
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
無功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邵陽三軍之
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
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鄜延寧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
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
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徐泗五軍之行于壽
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隋
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
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
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
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
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
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閱士大

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祀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
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
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
餘遇降萬三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
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
胤武戰益用命元濟盡拜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
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
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
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泚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
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二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
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一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
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武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
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
師進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
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旣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
金石皇帝以命臣愈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
遂臣萬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
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
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
朝曠不岳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

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
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疆提兵叫譴欲事故常始命
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
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及相同德
以訖天誅乃敕顏胤勣武吉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
方分攻五萬其師大兵北乘厥數倍之嘗兵時曲軍士
蠢蠢旣翦凌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郢城來降自夏及
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
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
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旣入

而有不順俟帝有恩言却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于下
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
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緇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
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眠而起左食
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德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
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
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
斧其吮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疆不支汝弱奚恃其告
而長而父而兄奔走來階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
之旣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旣伐四年

小大竝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旣
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愈以元濟之平
繇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故諸將不敢首鼠卒禽之多
歸之功而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
出入禁中訴愈文不實帝亦重惜武臣心詔斷其文更
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爲之李祐以功遷神武將軍賜田
宅米粟帝迹董重質敎元濟亂欲誅之而李愬先許不
死故貶春州司戶參軍凌朝江播州司戶參軍是歲申
蔡州始輸貢物戶部以其久不至請元日陳於廷祐字
慶之後擢夏綬銀宥節度使徙涇原討李同捷也改滄
德景節度累檢校尚書左僕射重質之貶未幾轉太子
少詹事隸武寧軍遷左神武將軍資金幣與功臣等擢
累左右神策劔南西川行營節度使歷帥夏綬銀宥訓
兵有法羌戎畏服終右龍武統軍贈尚書右僕射

劉悟其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襲范陽不克死叔父全
諒節度宣武器其敢毅署牙將以罪奔潞州王虔休復
署爲將被病去還東都全諒積緡錢數百萬在焉悟破
滕鏞用之從惡少年殺人屠狗豪橫犯法繫河南獄留
守韋夏卿貸免李師古厚幣迎之始未甚知後從擊球
軒然馳突撞師古馬仆師古恚將斬之悟盛氣以語觸

師古不懼師古奇其才令將後軍妻以從媚歷牙門右
職師道以軍用屈率賈人錢爲助命悟督之悟獨寬假
人皆歸賴師道被討使將兵屯曹法一而信士平樂爲
用軍中刁斗不鳴田弘正兵屯陽穀悟徙營潭趙魏師
踰河取盧縣壁阿井城中亂語以謂馮利涉與悟當爲
帥師道內疑數召悟計事悟曰今與魏如角力者勢已
交先退者負悟還魏踵薄城下矣左右諫曰兵成敗未
可知殺大將孰肯爲用師道然之或言悟且亂不如速
去師道遣使兩輩來責戰密語其副張暹使斬悟使者
與暹屏語移時悟疑之暹以情告悟乃斬使者召諸將
議曰魏博兵強出則敗不出則死且天子所誅司空而
已吾屬爲驅追就死地孰若還兵取鄆立大功轉危亡
爲富貴乎衆皆唯唯而別將趙垂棘沮其行悟因殺之
并殺所惡三十人尸帳前衆畏伏下令曰入鄆人賞錢
十萬聽復私怨財蓄恣取之唯完軍帑違者斬因遣報
弘正使進兵潭趙悟夜半薄西門遯明啓而入殺師道
并大將魏銑等數十人卽拜悟義成節度使封彭城郡
王實封戶五百元和十五年來朝進檢校兵部尚書穆
宗立徙昭義軍朱克融亂議者假威名以厭其亂移守
盧龍至邗州會王庭湊之變不得入還屯進兼幽鎮招

討使治邢州圍臨城觀望久不拔與監軍劉承偕不叶衆辱悟縱其下亂法悟不堪其忍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爲至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遽謝曰吾不欲聞李司空字少選當定卽擣兵退匿承偕囚之帝重違其心既承偕然悟自是頗專肆上書言多不恭天下負罪亡命者多歸之彊列其冤累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寶曆初巫者妄言師道以兵屯瑠璃陂悟惶恐命禱祭具千人膳自往求哀將易衣嘔血數斗卒贈太尉表其子從諫嗣從諫毋微賤少狡獪師道時使悟出屯署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戲博交通具知其陰密事悉疏于悟故悟得立功悟卒從諫知留後持金幣賂當權者朝議謂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奏言悟匿死衆不必同亂從諫威惠未著若詔北鎮大將領節度馳入軍竿其未備使軍情有屬謀自屈矣有如拒命三州勢難獨存數月可覆時李逢吉王守澄納其賂數爲請敬宗乃以晉王爲節度大使詔從諫主留事起將作監主簿檢校左散騎常侍晉王帝所愛從諫饋獻相望未幾拜節度使大和初李聽敗館陶走

淺口從諫引鐵騎黃頭郎救之聽免進檢校尚書左僕射拜司空封沛國公昭義自悟時治邢州而人思上黨從諫還治潞悟苛擾從諫寬厚故下益附方年壯思立功六年請入朝文宗待遇加等明年還藩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卿多託以私又見事柄不一遂心輕朝廷有驕色李訓約從諫誅鄭注及甘露事宰相皆夷族傳言死非其罪從諫不平三上書請王涯等罪譏切中人時宦豎得志天子弱鄭覃李石新執政藉其論執以立權綱中人憚而怨之又劾奏蕭本非太后弟仇士良積怒倡言從諫志窺伺從諫亦妄言清君側因與朝廷猜貳武宗立兼太子太師性奢侈飾居室輿馬無遠不至貿易之筭徙長子道入潞歲權馬征商人又熬鹽貨銅鐵收緝十萬賈人子獻口馬金幣卽署牙將使行賈州縣所在暴橫胥貪責子貨錢吏不應命卽愬于從諫欲論奏或遣客游刺故天下怨怒從諫畜馬高九尺獻之帝帝不納疑士良所沮怒殺馬益不平又聞士良寵方渥愈憂惑欲自入朝恐不脫禍因被病卒年四十一贈太傅初大將李萬江者本退渾部李抱玉送回紇道太原舉帳從至路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馬如鴨而健世所謂津梁種者歲入馬價數百萬子弟姻婭隸軍者四

十八人從諫徙山東懼其重遷且生變而子弟亦豪傑少從諫不甚禮因誣其叛夷三族凡三百餘家姬妾有微過輒殺之人皆知其將亡從子稹父從素仕右驍衛將軍從諫以爲嗣病甚與妻裴謀令主軍事置大將王恂郭誼劉武德劉守義等佐稹秘不發喪協謀遣將姜岑請醫於朝中人與醫至時從諫死已再旬稹曰公因革不任受詔稹請代拜中人曰臥而視可也辭以母夫人侍不可屏中人欲直入武德等戶之中人恐其變趨出貺饋百萬後使者繼往爲知從諫已死者未至數舍衆懼武德與將董可武出兵萬人迎勞至牙門不得前諸將乃詣監軍崔士康邀訟以請如河朔故事士康憐不敢拒乃至喪次扶出稹爲裏絕巾曰毋更欲殺敕使諸將哄然笑遂出見三軍帝怒前使者不入謫隸恭陵稹所遣姜岑梁叔文梁叔明三輩皆杖死京兆府詔從素書敕稹護喪還東都稹不奉詔詔羣臣議李德裕建言稹所恃者河朔耳若遣大臣諭上旨出山東兵破之必矣有詔奪從諫稹官敕諸軍進討於是河陽王茂元以兵屯萬善河東劉沔守昂車關壁榆社魏博何弘敬柵肥鄉侵平恩成德王元逵次臨洛略任堯山向城河中陳夷行營冀城侵冀氏茂元別遣將營天井關爲賊將

薛茂卿所破執四將火十七柵張巨進攻萬善不能下
茂元欲走會日暮賊自潰去詔忠武王宰以本軍入懷
澤行營陳許士粟武賊衆素憚畏而茂卿負戰勝冀厚
賞或言其兵犯王略深朝廷且怒節益不可至稹然之
故茂卿失望乃與宰通卽僞挑戰亟北委天井關去左
右七營皆潰茂卿奔澤州使謀言於宰曰澤可取吾應
於內宰疑不進失期茂卿扼腕悵悵稹聞其貳召誅之
宰進破劉公直拔陵川劉沔又取石會關李石代沔領
河東稹因石兄洛州刺史恬移書乞降石以聞右拾遺
在碣表請納之帝怒斥碣鄧城令詔敢言罷兵者戮賊
境上令石答書許稹回縛石馳往受之稹不出俄而太
原將楊弁逐李石與稹連和稹諸將建議我求承襲彼
叛卒若與之是與反者械其使送京師使康良佺屯鼓
署嶺敗太原兵生禽卒七百帝猶不赦始從諫將死命
稹無宮辱羣奴故李士貴等與王協尤用事士戰有功
不賞下無鬪志府中財貨尚山積而協請稅商人使劉
溪等分出檢實而溪并齊民閱其貲十取二百百姓始怨
從諫妻弟裴問守邢州有募兵五百號夜飛將多豪姓
子其家以輸貲不時爲溪所囚問以爲言溪大怒問因
殺溪與刺史崔嘏斬大將自歸成德軍王釗守洛州給

士皆布一端積檄代歲稟釗謂衆曰庫物尚多欲發以爲賞可乎士皆喜悉所有給之送款魏博軍磁州將高王堯山將魏元談等以次降成德元逵以父爲賊守殺之積聞三州降大懼大將郭誼與王協始議圖積使董可武誘積至北第置酒飲酣卽斬首悉取從諫子在襁褓者二十餘并從子積匡周等殺之誅張谷張浴陳揚庭李仲京王渥王羽韓茂章茂實賈庠郭台甄戈十一族夷之軍中素不附者皆殺函積首送王宰獻京師告廟社帝御輿安門受之劉公直亦降於宰石雄以兵守境軍大掠誼移書責之雄銜怒積之死誼斥從諫妻伏夾室收其貲私於已建大廟日望旌節宰相德裕建言積庸下亂繇誼始及軍窮蹙乃圖積邀榮不誅無以懲姦臣及兵在境宜悉取逆黨送京師論如法先是有狂人呼於潞市曰石雄七十人至矣從諫捕誅之乃請詔雄率兵如數以入雄至潞縛誼及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送京師竝殊死杖崔士康殺之白惟信者潞梟將數與雄戰懼不敢降自武鄉殺都將康良佺欲降盧鈞雄遣人召降惟信殺之卒降鈞有詔從諫且死乃署積軍事宜剖棺暴尸于市三日雄發視面如生一目尚開雄三斬之仇人剔其骨幾

盡誼者兗州人兄岌事悟爲牙將常樂滏山秀峻曰我
死必葬此望氣者言其地當二世爲都頭異姓河北謂
都頭異姓至貴稱也然窆過二丈不利誼以岌假刺史
穿三丈得石蛇并三卵工破之皆流血至是誼及岌三
子同誅張谷張洽陳揚庭皆有文時時言古今成敗以
佐從諫故善遇此三人谷納邯鄲人李嚴女爲侍人號
新聲當從諫潛圖窺脅新聲諫谷曰始天子以從諫爲
節度非有戰野攻城之功直以其父挈齊十二州還天
子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自有澤潞未聞以一縷一蹄
爲天子壽左右皆無賴章武朝數鎮顛覆皆雄才傑器
尚不能固天子恩况從諫擢自兒女手中苟不以法得
亦宜以不法終君當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
骨肉腥健兒食言訖悲涕谷不決者三月畏言泄綰之
李仲京訓之兄爲蕭洪府判官擢監察御史王溥播之
子王羽涯族孫韓茂章茂實約之子買庠餽子郭台行
餘子甘露難作皆羸服奔從諫從諫衣食之甄戈者頗
任俠從諫厚給卹坐上座自稱荆卿從諫與定州戍將
有嫌命戈取之因爲逆旅上謁留飲三日乘間斬其首
它日又使取仇人乃引不逞者十餘輩劫之從諫不悅
號僞荆卿從諫妻裴以弟立功詔欲貸其死刑部侍郎

劉三復執不可於是賜死以尸還問裴父敞見之齋辟
悟府悟奇之故爲從諫納其女裴年十五火光起程下
家人以爲怪因許婚封燕國夫人寬厚有謀每勸從諫
入朝爲子孫計從諫有妾韋願封夫人許之詔至裴怒
毀詔不與從諫它日會裴黨復出詔裴抵去曰淄青李
師古四世阻命不聞側室封者君承朝廷姑息宜自黜
削求洗濯欲以婢爲夫人族不日滅耳從諫赧然止及
韋至京師乃言李丕降裴會大將妻號哭曰爲我語若
夫勿忘先公恩願以子母託諸婦亦泣下故潞諸將叛
益堅由是及禍初術者李涿能言禍福從諫以重幣邀
辟署大將會昌初謂從諫曰往歲長星經斗公生直之
今鎮復至當有災從諫卽徙軍山東關揀場鑿柳泉大
興役以厭及病有言塚所興造皆逆歲疑有異謀使積
數其罪殺之府中恟恟俄而李丕降有李佐之者兼孫
也累調河南尉號彊直嘗客路爲從諫所禮留不得去
遂署觀察府支使因娶其從祖妹從諫薄疎屬資賸寒
闕佐之亦薄之不甚答從諫病佐之力諷使還東都從
諫雖不能從然感服其言病且革王協等恐佐之妻母
有所闢說卽輦母歸東都會佐之奴告佐之交通賓客
漏軍中虛實積囚之妻訴不見禮積遂殺之武鄉令唐

漢賓儉裔孫以稹拒命固諫歸朝不聽舉族見害李師
晦者本宗室子始悟辟致幕府見從諫稍恣橫假言求
長生術不與事從諫使歸東都師鹽懼爲谷揚庭等所
譖請居涉從諫不之疑稹敢有爲帝言者擢伊闕令而
贈薛茂卿博州刺史大中初又贈漢賓本縣令先時河
北諸將死皆先遣使弔祭次冊贈次近臣宣尉度軍便
宜乃與節軍中不許出乃用兵大抵不半歲不能定故
警將逆子皆得爲之備稹初不意帝怒卽見討及茂元
錄詔示稹舉族號慟欲自歸而愚懦不決云自悟至稹
三世凡二十六年李丕者善長短術與從諫厚善署文
將及稹阻命軍中疾其才丕懼之爲游弈深入以圖營
壁處遂自歸議者疑爲賊遣德裕奏言討賊半年始有
降者當賞以勸餘帝召見擢忻州刺史丕請取榆社東
徑武安入討賊雖邢洛未下而兵不得救路不聽楊弁
亂遣人誘丕丕斬之以兵扼走集德裕言于帝曰度支
戶部物積代州令丕塞其路賊破矣乃趣丕討弁兵未
至而弁已禽遷汾晉二州刺史大中初拜振武節度使
檢校刑部尚書党項叛徙鄜坊卒

賈曰傳稱作易者其知盜乎然則盜之情非聖人不能
知唐中衰姦雄圖睨而奮舉魏趙燕之地莽爲盜區李

唐書卷二百一十四
列傳
三
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復昏上庸位惟不知盜故也
引妖就暝以奪厥明寧肅俛崔植等謂耶

李道暉

唐書卷二百一十四終

唐書卷二百一十五上 突厥列傳一百四十上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蕭良有

承直郎 司業 葉向高 等奉

勅重校刊

夷狄為中國患尚矣在前世者史家類能言之唐興蠻
夷更盛衰嘗與中國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
是也方其時羣臣獻議盈廷或聽或置班然可睹也劉
既以為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周得
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

唐書卷二百一十五上

逮其叛不爲之勞師其降不爲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
使其爲寇不能也爲臣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
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
城脩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
長城限中外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
城議者以爲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
獲又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審
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
頓手弑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爭疆豈不惑哉然則知
和親非又安計而爲之者以天下初定紓歲月之禍耳

武帝時中國又安胡寇益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
糜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爲下策然而漢至昭宣
武士練習斥候精明匈奴收迹遠徙猶襲奉春之過舉
傾府藏給西北歲二億七十萬皇室淑女嬪於穹廬掖
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
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其來不言往也公及吳
盟諱而不書柰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爲兄弟帝女
之號與胡媼竝御蒸母報子從其汚俗中國異於蠻夷
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婉冶之姿毀節異類垢辱甚矣
漢之君臣莫之耻也魏晉羌狄居塞垣資奉踰昔百人

之酋千口之長賜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乘
羊之隸齋糗髡邀利者相錯於路耒耨之利絲枲所生
散於數萬里之外胡夷歲驕華夏日感方其疆也竭人
力以征之其服也養之如初病則受養疆則內攻中國
爲羌胡服役且千載可不悲哉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
則民富移其爵以餌守臣則將良富利歸於我危亡移
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棄此而不爲故曰漢無
策嚴尤謂古無上策謂不能臣妾之也誠能之而不用
耳秦無策謂攘狄而亡國也秦亡非攘狄也漢得下策
謂伐胡而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無策也故曰
嚴尤辯而未詳也班固謂其來慕義則接以禮讓何
禮讓以交君子非所以接禽獸夷狄也織麗外散則戎
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聖人飲食聲樂
不與之共來朝坐於門外古人體委以食之不使知馨
香嘉味也漢氏習玩驕虜使其悅燕趙之色甘大官之
珍服以文綺羅紈供之則增求絕之則招怨是飽豺狼
以良肉而縱其獵噬也華人步卒利險阻虜人騎兵利
平地堅守無與追奔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
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彊弩非求勝也譬諸蟲豹
虺蜴何禮讓之接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者此也杜佑

謂秦以區區關中滅六疆國今竭萬方之財上奉京師
外有犬戎憑陵陷城數百內有兵革未寧三紀矣豈制
置異術古今殊時乎周制步百爲畝畝百給一夫商鞅
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
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耕
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
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故兵疆
國富其後仕宦途多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纔十人爲
農餘皆習佗技又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
千五百頃永徽中兩渠灌變不過萬頃大曆初減至六
千畝畝股一斛歲少四五百萬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
疆富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卽匈奴之地侵掠
未嘗暫息計其舉國之衆不過漢一大郡鼂錯請備障
塞故北邊安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
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縣力薄材食鮮藝
拙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之饒誘農夫起耕擇險
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唯自守而已至佑孫
牧亦曰天下無事時大臣偷處榮逸戰士離落兵甲鈍
弊車馬刳弱天下雜然盜發則疾驅以戰是謂宿敗之
師此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

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官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肯外死勤於我哉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已立於壇墀之上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將兵柄不得專一曰爲偃月一曰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愧駭之間虜騎乘之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

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

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

若孫悉來走命未幾而

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不

能加威於反虜二杜之

此廣德建中間吐蕃再飲

馬岷江常以南詔爲前

倍尋之戰且戰且進蜀兵

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

日深疫死日衆自度不能

留輒引去蜀人語曰西戎止此可南蠻殘我至韋臯鑿青

谿道以和羣蠻使道蜀人言只擇子弟習書筭於成都業

成而去習知山川要害文宣小時大入成都自越雋以北

八百里民畜爲空又敗卒公良民因緣掠殺官不能禁自

是羣蠻嘗有屠蜀之心蜀臣以苦於重征者亦欲啓之以

唐書卷三十三 列傳 五
幸非常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緩步一舍已呵然流汗爲將者刻薄自入給帛則以疏易良賦粟以沙參粒故邊卒怨望而巴蜀危憂孫 樵謂宜詔嚴道沈黎越雋三州度要害募卒以守且兵藉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屯春耕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俟寇歲遣廉吏視卒之有無則官無餽運吏無牟盜此其備禦之策可施行者著之于篇凡突厥吐蕃迴鶻以盛衰先後爲次東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輕重也終之以南蠻記唐所繇亡云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強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松大漠其別部典兵者曰設子弟曰特勒大臣曰葉護曰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發曰吐屯曰俟斤曰閻洪達曰頡利發曰達干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無員限衛士曰附離可汗建廷都斤山牙門樹金狼頭纛坐常東嚮隋大業之亂始畢可汗咄吉嗣立華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實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克等偪起相視悉臣尊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燔疆古未有也高祖起太原遣府司馬劉文靜往聘與通和始畢使特勒康稍利獻

馬二千兵五百來會帝平京師遂恃功使者每來多橫
驕武德元年骨咄祿特勒來朝帝宴太極殿爲奏九部
樂引升御坐是歲始畢牙帳自破帝問內史令蕭瑀
曰魏文帝幸許城門無故壞是年文帝崩豈其類耶二
年始畢自將度河至一州與賊梁師都合又佐劉武周
以五百騎入句注將侵太原會病死帝爲發哀長樂門
詔羣臣卽館弔其使遣使者持段物三萬賻之子什鉢
苾幼不克立以爲泥步設使居東偏立其弟俟利弗設
是爲處羅可汗

處羅復妻隋義成公主遣使來告則又潛通王世克洛
州總管李襲譽擊斬其使取牛羊萬餘處羅迎隋蕭皇
后及齊王暕之子正道於竇建德所因立正道爲隋王
奉隋後隋人沒者隸之行其正朔置百官居定襄衆萬
人秦王討武周也處羅以弟步利設騎二千會并州三
日多掠城中婦人女子去總管李仲文不能制以俱儉
特勸助也明年謀取并州置楊正道卜之不吉左右諫
止處羅曰我先人失國賴隋以存今忘之不祥卜不吉
神詎其知乎我自決之會天雨血三日國中犬夜羣號
求之者見遂有疾公主餽以五石俄疽發死主以子奧
射設陋弱弁不立更取其弟咄苾嗣是爲頡利可汗

頡利始爲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薛舉陷平涼與遼和
帝患之遣光祿卿宇文歆賂頡利使與舉絕隋五原太
守張長遜以所部五城附虜歆并說還五原地皆見聽
且發兵舉長遜所部會秦王軍太子建成議廢豐州并
割榆中地於是處羅子郁射設以所部萬帳入處河南
以靈州爲塞頡利又妻義成以始畢子什鉢苾爲突利
可汗使居東義成楊諧女也其弟善經亦依突厥與王
世克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往啓民兄弟爭國賴隋
得復位子孫有國今天子非文帝後宜立正道以報隋
厚德頡利然之故歲入寇然倚父兄餘資兵銳馬多羣
然驕氣直出百蠻上視中國爲不足與書辭恃嫚多須
求帝方經略天下故屈禮多所舍貸贈賚不貲然而不
厭無厓之求也四年頡利率萬騎與苑君璋合寇鴈門
定襄王李天恩擊却之頡利執我使者漢陽公瓌太常
卿鄭元璠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帝亦囚其使與相
當由是定代州敗行軍總管永安王孝基略河東犯原
州穿延州塞諸將與戰不能有所俘明年還順德等且
請和贖給云固二國之好也帝雖未情釋其使特
勒熱寒等厚與金還之大恩上言突厥饑馬邑可圖也
詔殿中少監獨孤晟共擊之晟後約大恩不敢進屯新

城頡利自將數萬騎與劉黑闥合圍之大恩沒士死者數千人進擊忻州爲李高遷所破黑闥以突厥萬人擾山東又殘定州頡利未得志乃率十五萬騎入鴈門圍并州深鈔汾洛取男女五千分數千騎轉掠原靈間於是太子建成將兵出豳州道秦王將兵出蒲州道擊之李子和以兵趨雲中掩可汗後段德操出夏州狙其歸并州總管襄邑王神符戰汾東斬虜五百首取馬二千汾州刺史蕭顛獻俘五千虜陷大震關縱兵掠弘州總管宇文歆靈州楊師道拒之獲馬橐它數千頡利聞秦王且至引出塞王師還又明年與黑闥君璋等小小入寇定匡原朔等州與屯將相勝負帝遣太子建成復屯北邊秦王屯并州備虜又乃罷俄又破代地一屯進擊渭豳二州取馬邑不有也復請和歸我馬邑七年攻原朔二州入代地不勝更與君璋合攻隴州及陰槃城分擊并地秦王與齊王元吉屯豳州道以備胡君璋與虜出入原朔忻并地剽係騷然數爲諸將驅逐其八月頡利與突利兵悉起自原州連營而南所在震恐秦王齊王拒之初關中霖潦饑道絕軍次豳州可汗萬騎奄至陣五龍坂以數百騎挑戰舉軍失色秦王馳百騎掠陣大言曰國家於突厥無負何爲深入我秦王也故來自

與可汗決若固戰我纔百騎耳徒廣殺傷無益也頡利
笑不答又馳騎語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助今無
香火情耶能一決乎突利亦不對王將絕水前頡利見
兵少又聞與突利語陰相忌卽遣使者來曰王母苦我
固不戰將與王議事耳於是引却秦王縱反間突利乃
歸心不欲戰頡利亦無以彊之乃遣突利及夾畢特勒
思摩請和帝許之突利遂自託於王爲昆弟帝見思摩
引升御榻思摩頓首辭帝曰我見若猶頡利也乃聽命
突厥旣歲盜邊或說帝曰虜數內寇者以府庫子女所
在我能去長女則戎心止矣帝使中書侍郎宇文士及

踰南山按行樊鄧將徙都焉意臣贊遷秦王稱曰夷狄
自古爲中國患未聞周漢爲也也願假數年請取可汗
以報帝乃止頡利已和亦命甚也
馳惡遂解而

還帝會羣臣問所以備邊者將大匠大匠丁鈞請互原靈
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曰魏爲長塹
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斬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
發卒治戰艦頡利遣使來願款北樓關請互市帝不能
拒帝始兼天下罷十二軍尚文治至是以虜患方張乃
復置之以練卒蒐騎八年頡利攻靈朔與代州都督蘭
暮戰新城暮敗績於是張瑾兵屯石嶺李高遷屯大谷

秦王屯蒲州道初帝待突厥用敵國禮及是怒曰往吾以天下未定厚於虜以紿吾邊今卒敗約朕將擊滅之母須姑息命有司更所與書爲詔若敕瑾未至屯虜已踰石嶺圍并州攻靈州轉擾潞沁李靖以兵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環屯太行瑾戰大谷敗績中書侍郎溫彥博陷于賊鄆州都督張德政死之遂攻廣武爲任城王道宗破其欲谷設掠綏州請和去敗并州數縣入蘭鄯彭州諸屯或小勝不能制俄寇原州折威將軍楊屯擊之且發士屯大谷九年攻原靈又圍涼州進犯涇原李靖與戰靈州虜引去寇西會州圍烏城翔祥隴渭間平道將軍柴紹破之於秦州斬一特勒三大將虜千級大抵虜得志則深入負則請和不耻也其七月頡利自將十萬騎襲武功京師戒嚴攻高陵尉遲敏德與戰涇陽獲俟斤烏沒啜斬首千餘級頡利遣謀臣執失思力入朝以覘我因夸說曰二可汗兵百萬今至矣太宗曰我與可汗嘗面約和爾則背之且義師之初爾父子身從我遺賜王帛多至不可計何妄以兵入我都畿自夸盛彊耶今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請命蕭瑀封德彝諫帝不如禮遣之帝不許繫於門下省乃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等馳六騎出玄武門幸渭上與

可汗隔水語且責其負約羣酋見帝皆驚下馬拜俄而
衆軍至旗鎧光明部隊靜嚴虜大駭帝與頡利按轡卽
麾軍却而陣焉蕭瑀以帝輕敵叩馬諫帝曰我思熟矣
非爾所知也夫突厥掃地入寇以我新有內難謂不能
師我若闔城彼且大掠吾境故我獨出示無所畏又盛
兵使知必戰不意我能沮其始謀彼入吾地旣深懼不
能返故與戰則克和則固制賊之命在此舉矣是日頡
利果請和許之翌日刑白馬與頡利盟便橋上突厥引
還蕭瑀曰頡利之來諸將多請與戰陛下不聽旣而虜
自退其策柰何帝曰突厥衆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視可
汗在水西而酋帥皆來謁我我醉而縛之其勢易甚又
我敕長孫無忌李靖潛師幽州以須若大軍躡其後伏
邀諸前取之反覆掌爾然我新卽位爲國者要在安靜
一與虜校殺傷必多彼敗未及亡懼而脩德與我爲怨
其可當耶今仆械卷鎧陷虜王帛虜志必驕驕則亡之
端也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瑀再拜曰非臣愚所遠
也乃詔殿中監豆盧寬將軍趙綽護送突厥頡利獻馬
三千匹半萬頭帝不納詔歸所俘於我真觀元年薛延
陀回紇拔野古諸部皆叛使突利討之不勝輕騎走頡
利怒囚之突利由是怨望是歲大雪半馬多凍死人饑

懼王師乘其敝卽引兵入朔州地聲言會獵議者請責其敗約因伐之帝曰匹夫不可爲不信况國乎我旣與之盟豈利其災邀險以取之耶須其無禮於我乃伐之明年突利自陳爲頡利所攻求救帝曰朕與頡利盟又與突利有昆弟約不可不救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夷狄無信我雖如約彼常負之今亂而擊之侮亡之道也乃詔將軍周範壁太原經略之頡利亦擁兵窺邊或請築古長城發兵乘塞帝曰突厥盛夏而霜五日竝出三月連明赤氣滿野彼見災而不務德不畏天也遷徙無常六畜多死不用地也俗死則焚今葬皆起墓背父

祖命媿鬼神也與突利不睦內相攻殘不和於親也有是四者將亡矣當爲公等取之安在築障塞乎突厥俗素質略頡利得華士趙德言才其人委信之稍專國又委政諸胡片遠宗族不用興師歲入邊下不堪苦胡性冒沓數翻覆不信號令無常歲大饑哀斂苛重諸部愈貳又明年屬部薛延陀自稱可汗以使來詔兵部尚書李靖擊虜馬邑頡利走九俟斤以衆降拔野古僕骨同羅諸部霫奚渠長皆來朝於是詔并州都督李世勣出通漠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衛孝節

出恒安道營州都督薛萬淑出暢武道凡六總管師十餘萬皆授靖節度以討之道宗戰靈州俘人畜萬計突利及郁射設蔭奈特勒帥所部來奔捷書日夜至帝謂羣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嘗痛心病首患一刷耻於天下今天誘諸將所向輒克朕其遂有成功乎四年正月靖進屯惡陽嶺夜襲頡利頡利驚退牙磧口大會康蘇蜜等以隋蕭皇后楊正道降或言中國人嘗密通書於后中書舍人陽文瓘請劾治帝曰天下未一人或當思隋今反側旣安何足治耶置勿劾頡利害走保鐵山兵猶數萬令執失思力來陽爲哀言謝罪請內屬帝詔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等持節慰撫靖知儉在虜所虜必安乃襲擊之盡獲其衆頡利得千里馬獨奔沙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禽之沙鉢羅設蘇尼失以衆降其國遂亡復定襄恒安地斥境至大漠矣頡利至京師告俘大廟帝御鵬天樓陳仗衛士民縱觀吏執可汗至帝曰而罪有五而父國破賴隋以安不以一簇力助之使其廟社不血食一也與我鄰而棄信擾邊二也恃兵不戢部落攜怨三也賊華民暴禾稼四也許和親而遷延自遁五也朕殺爾非無名顧渭上盟未之忘故不窮責也乃悉還其家屬館

于太僕稟食之思結俟斤以四萬衆降可汗弟奄谷設
奔高昌既而亦來降伊吾城之長素臣突厥舉七城以
獻因其地爲西伊州制詔突厥往逢癘疫長城之南暴
骨如丘有司其以酒脯祭爲瘞藏之又詔隋亂華民多
沒于虜遣使者以金帛贖男女八萬口還爲平民頡利
不室處常設穹廬廷中文鬱鬱不自慘與家人悲歌相
泣下狀貌羸省帝見憐之以號州負山多麇麋有射獵
之娛乃拜爲刺史辭不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美田宅
帝曰昔啓民失國隋文帝不恡粟帛興士衆營護而存
立之至始畢稍彊則以兵圍場帝鴈門今其滅者殆皆
從忘義致然耶頡利子疊羅支有至性既舍京師諸婦
得品供羅支預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
肉帝聞嘆曰天稟仁孝詎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肉
八年頡利死贈歸義王諡曰荒詔國人葬之從其禮火
尸起冢灞東其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者頡利母婆施
之媵臣也頡利始生以授渾邪至是哀慟乃自殺帝異
之贈中郎將命葬頡利冢旁詔中書侍郎岑文本刻其
事于頡利渾邪之墓碑俄蘇尼失亦以死殉尼失者落
民可汗弟也始畢以爲沙鉢羅設帳部五萬牙直靈州
西北姿雄趨以仁惠御下人多歸之頡利政亂其部獨

不貳突利降頡利以爲小可汗頡利已敗乃舉衆來漠南地遂空授北寧州都督右衛大將軍封懷德王云頡利之亡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而來降者尚十餘萬詔議所宜咸言突厥擾中國久今天喪之非慕義自歸請悉籍降俘內充豫閑處使習耕織百萬之虜可化爲齊人是中國有加戶而漠北遂空也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留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爲扞蔽革其俗因而撫之實空虛之地且示無所猜若網竟疎則乖本性非涵育之道秘書監魏徵建言突厥世爲中國仇今其來降不卽誅滅當遣還河北彼鳥獸野心非我族類弱則伏彊則熈其天性也且秦漢以銳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爲郡縣者以不欲使近中國也陛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若令數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彥博曰不然天子於四夷若天地養萬物覆載全安之今突厥破滅餘種歸命不加哀憐而棄之非天地蒙覆之義而有阻四夷之嫌臣請處以河南蓋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將懷德何叛之爲徵曰魏時有胡落分處近郡晉已平吳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之不能用劉石之亂卒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彥博曰聖人之道無不

通故曰有教無類彼創殘之餘以窮歸我我援護之收
處內地將教以禮法職以耕農又選酋良入宿衛何患
之卹且光武置南單于卒無叛亡於是中書侍郎顏師
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等皆勸帝不如使
處河北樹首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
分終不得亢衡中國長轡遠馭之道也帝主彥博語卒
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爲都督府
剖頡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
擢酋豪爲將軍郎將者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入長
安自籍者數千戶乃以突利可汗爲順州都督今率其

下就部

突利初爲泥步設得隋淮南公主以爲妻頡利之立用
次弟爲延陀設主延陀部步利設主霫部統特勒主胡
部斛特勒主斛薛部以突利可汗主契丹靺鞨部樹牙
南直幽州東方之衆皆屬焉突利斂取無法下不附故
薛延陀奚霫等皆內屬頡利遣擊之又大敗衆騷離頡
利囚箠之義乃赦突利嘗自結於太宗及頡利衰驟追
兵於突利不肯從因起相攻突利請入朝帝謂左右曰
古爲國者勞已以憂人則系祚長役人以奉已則亡今
突厥喪亂由可汗不君突利雖至親不自保而來夷狄

弱則邊境安然觀彼亡我不可以無懼有不逮者禍可
紓乎突利至禮見良厚餼膳以賜之拜右衛大將軍封
北平郡王食戶七百及爲都督太宗敕曰而祖啓民破
亡隋則復之棄德不報而父始畢反爲隋敵爾今窮來
歸我所以不立爾爲可汗鑒前敗也我欲中國安爾宗
族不亡故授爾都督毋相侵掠長爲我北藩突利頓首
聽命後入朝死并州道中年二十九帝爲舉哀亦詔文
本文其墓子賀邏鶻嗣帝幸九成宮突利弟結社率以
郎將宿衛陰結種人謀反劫賀邏鶻北還謂其黨曰我
聞晉王丁夜得辟仗出我乘間突進可犯行在是夕大
風冥王不出結社率恐謀泄卽射中營謀而殺人衛士
等共擊之乃走殺廐人盜馬欲度渭徼邏禽斬之赦賀
邏鶻投嶺外於是羣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是帝亦患
之乃立阿史那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氏李
樹牙河北悉徙突厥還故地

思摩頡利族人也父曰咄六設始啓民奔隋磧北諸部
奉思摩爲可汗啓民歸國乃去可汗號性開敏善占對
始畢處羅皆愛之然以貌似胡疑非阿史那種故但爲
夾畢特勒而不得爲設武德初數以使者來高祖嘉其
誠封和順郡王及諸部納款思摩獨留與頡利俱會太

宗以爲忠授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統頡利故部居
河南徙懷化郡王及是將徙內畏薛延陀不敢出塞帝
詔司農卿郭嗣本持節賜延陀書言中國禮義未始滅
人國以頡利暴殘伐而取之非貪其地與人也故處降
部於河南薦草美泉利其畜牧衆日孳蕃今復以思摩
爲可汗還其故疆延陀受命在前長於突厥舉殞以北
延陀主之其南突厥保之各守而境無相鈔犯有負約
我自以兵誅之思摩乃行帝爲置酒引思摩前曰蔣一
草一木見其滋廡以爲喜况我養爾部人息爾馬羊不
滅昔乎爾父母墳墓在河北今復舊廷故宴以慰行思
摩泣下奉觴上萬歲壽且言破亡之餘陛下使存骨殖
鄉願子孫世世事唐以報厚德於是趙郡王孝恭鴻臚
卿劉善就思摩部築壇場河上拜受冊賜鼓纛文詔左
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
孰爲右賢王相之薛延陀聞突厥之北恐其衆奔亡度
殞勒兵以待及使者至乃謝曰天子詔毋相侵謹頓首
奉詔然突厥酣亂翻覆其不亡時殺中國人如麻陛下
滅其國謂宜收種落皆爲奴婢以償唐人乃養之如子
而結社率竟反此不可信明甚後有亂請終爲陛下誅
之十五年思摩帥衆十餘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始度

河牙於故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
之最壤故突厥爭利之思摩遣使謝曰蒙恩立爲落長
實望世世爲國一犬守吠天子北門有如延陀侵逼願
入保長城詔許之居三年不能得其衆下多攜背思摩
慙因入朝願留宿衛更拜右武衛將軍從伐遼中流矢
帝爲吮血其顧厚類此還卒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
督陪葬昭陵築墳象白道山爲刊其勞碑於化州

右賢王阿史那泥孰蘇尼失子也始歸國妻以宗女賜
名忠及從思摩出塞思慕中國見使者必流涕求入侍
許之思摩旣不能國殘衆稍稍南度河分處勝夏二州

帝伐遼或言突厥處河南邇京師請帝無東帝曰夫爲
君者豈有猜貳哉湯武化桀紂之民無不遷善有隋無
道舉天下皆叛非止夷狄也朕聞突厥之亡內河南以
振贍之彼不近走延陀而遠歸我懷我深矣朕策五十
年中國無突厥患思摩衆旣南車鼻可汗乃盜有其地
車鼻亦阿史那族而突利部人也名斛勃世爲小可汗
頡利敗諸部欲共君長之會薛延陀稱可汗乃往歸焉
其爲人沈果有智數衆頗便附延陀畏逼將殺之乃率
所部遯去騎數千尾追不勝竄金山之北三垂斗絕惟
一面可容車騎壤土夷博卽據之勝兵三萬自稱乙注

車鼻可汗距長安萬里西葛邏祿北結骨皆并統之時
時出掠延陀人畜延陀後衰車鼻勢益張二十一年遣
子沙鉢羅特勒獻方物且請身入朝帝遣雲麾將軍安
調遮右屯衛郎將韓華往迎之至則車鼻偃然無入朝
意華謀與葛邏祿共劫之車鼻覺華與車鼻子陟苾特
勒闕死調遮被殺帝怒遣右驍衛郎將高俛發回紇僕
骨兵擊之其大會長歌邏祿泥孰闕俟利發處木昆莫
賀咄俟斤等以次降俛師攻阿息山部落不肯戰車鼻
攜愛妾從數百騎走追至金山獲之獻京師高宗責曰
頽利敗爾不輔無親也延陀破爾遜亡不忠也而罪當
死然朕見先帝所獲酋長必宥之今原而死乃釋縛數
俘社廟又見昭陵拜左武衛將軍賜居第處其衆鬱督
軍山詔建狼山都督府統之初其子羯漫陀泣諫車鼻
請歸國不聽乃遣子菴鑠入朝後來降拜左屯衛將軍
建新黎州使領其衆於是突厥盡爲封疆臣矣始置單
于都護府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二十四州
瀚海都護府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賀蘭等八州
卽擢領酋爲都督刺史麟德初改燕然爲瀚海都護府
領回紇徙故瀚海都護府於古雲中城號雲中都護府
磧以北蕃州悉隸瀚海南隸雲中雲中者義成公主所

居也頡利滅李靖徙突厥羸破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
爲之長衆稍盛卽建言願以諸王爲可汗遙統之帝曰
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改雲中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殷
王旭輪爲單于都護帝封禪都督葛邏祿叱利等三十
餘人皆從至泰山下己封詔勒名於封禪碑云凡三十
年北方無戎馬警調露初單于府大酋溫傳奉職二部
反立阿史那泥孰匐爲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
乃以鴻臚卿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左領軍衛將
軍苑大智右千牛衛將軍李景嘉討之時勝不設備會
雨雪士輒寒反爲虜襲大敗殺略萬餘人大智等收餘
卒行且戰乃免於是嗣業不流桂州餘坐免官更拜禮部
尚書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
文營州都督周道務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暉士無慮
三十萬捕擊反者詔右金吾將軍曹懷舜屯井陘右武
衛將軍崔獻屯絳龍門明年行儉戰黑山大破之其下
斬泥孰匐以首降禽溫傳奉職以還餘衆保狼山始虜
未叛鳴鷄羣飛入塞吏曰所謂突厥雀者南飛胡必至
比春還悉墮靈夏間率無首泥孰果亡狼山衆掠雲州
都督竇懷哲右領軍中郎將程務挺逐出之未隆中溫
傳部又迎頡利族子伏念於夏州走度河立爲可汗諸

部響應明年遂寇原慶二州復詔行儉爲大總管以右
武衛將軍曹懷舜幽州都督李文暕副之謀者給言伏
念溫傳保黑沙饑甚可輕騎取也懷舜獨信之輕兵倍
道至黑沙乃不見虜得薛延陀餘部降之引還至長城
遇溫傳與戰所殺相當行儉兵壁代之陘口縱反間故
伏念溫傳相貳因遣兵擊伏念敗之伏念走與懷舜遇
行且戰一日爲伏念所破棄軍奔雲中士爲虜所乘死
不可算皆南首仆懷舜殺牲與伏念盟乃免伏念益北
留韜重妻子保金山以輕騎將襲懷舜會行儉遣部
將掩得其韜重比還無所歸乃北走保細沙行儉縱畢
于鎮兵躡之伏念意王師不能遠不設備及兵至惶駭
不得戰遂遣使間道詣行儉執溫傳降行儉虜之送京
師斬東市永淳元年骨咄祿又反骨咄祿頡利族人也
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酋世襲吐屯伏念敗乃嘯亡
散保總材山又治黑山有衆五千盜丸牲畜馬稍彊
大乃自立爲可汗以弟默啜爲殺咄悉副爲葉護時單
于府檢校降戶部落阿史德元珍者爲長史王本立所
囚會骨咄祿來寇元珍請諭還諸部贖罪許之至卽降
骨咄祿與爲謀遂以爲阿波達干悉屬以兵乃寇單于
府北鄙遂攻并州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分掠定州北平

刺史霍王元軌擊卻之。又攻媯州圍單于都護府殺司馬張行師攻蔚州殺刺史李思儉執豐州都督崔知辯詔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備邊嗣聖垂拱間連寇朔代掠吏士左王鈇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爲陽曲道總管將擊賊總材山至忻州與賊遇鏖戰不利死者五千人更以天官尚書韋待價爲燕然道大總管討之明年入昌平右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復入朔州地常之與戰黃花堆虜敗追奔四十里遂過磧右監門衛中郎將襄寶壁當追意虜卽破欲幸取功乃募謀出塞二千里間虜無備趨襲之將至漏言于軍虜得整衆出皆死戰大敗寶壁跳還舉軍沒武后怒誅寶壁改骨咄祿曰不卒祿俄而元珍攻突騎施戰死天授初骨咄祿死其子幼不得立

默啜自立爲可汗篡位數年始攻靈州多殺略士民武后以薛懷義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內史李昭德爲行軍長史鳳閣鸞臺平章事蘇味道爲司馬率朔方道總管契苾明鴈門道總管王孝傑威化道總管李多祚豐安道總管陳令英瀚海道總管田揚名等凡十八將軍其出塞雜華蕃步騎擊之不見虜還俄詔孝傑爲朔方道行軍總管備邊契丹李盡忠等反默啜請擊賊自效

詔可授左衛大將軍歸國公以左豹韜衛將軍聞知微
卽部冊拜遷善可汗默啜乃引兵擊契丹會盡忠死襲
松漠部落盡得李萬榮妻子輜重酋長崩潰后美其功
復詔知微持節冊默啜爲特進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
報國可汗未及命俄攻靈勝二州縱殺略爲屯將所敗
又遣使者謝請爲后子復言有女願女諸王且求六州
降戶初突厥內屬者分處豐勝靈夏朔代間謂之河曲
六州降人默啜又請粟田種十萬斛農器三千具鐵數
萬斤后不許宰相李嶠亦言不可默啜怨爲慢言執使
者司賓卿田歸道於是納言姚壽等建請與之乃歸粟
器降人數千帳繇是突厥遂彊詔淮陽王武延秀聘其
女爲妃詔知微攝春官尚書與司賓卿楊鸞莊持節護
送默啜猥曰我以女嫁唐天子子今乃后家子乎且我
世附唐今聞其子孫獨二人在我當立之卽囚延秀等
妄號知微爲可汗自將十萬騎南向擊善難平狄清夷
等軍善難軍使慕容玄崱以兵五千降唐虜人圍媯宜后
詔司屬卿武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右武威衛將軍
沙吒忠義爲天兵西道總管幽州都督張仁亶爲天兵
東道總管兵凡三十萬擊之右羽林大略府軍閭敬容李
多祚爲天兵西道後軍總管兵亦十五萬默啜破蔚州

飛狐進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焚廬舍御聚爲空后怒
下詔購斬默啜者王之更號曰斬啜虜圍趙州長史唐
波若應之入殺刺史高獻進攻相州詔沙吒忠義爲河
北道前軍總管李多祚爲後軍總管將軍岨夷公福富
順爲奇兵總管擊虜時中宗還自房陵爲皇太子拜行
軍大元帥以納言狄仁傑爲副文昌右丞宋玄爽爲長
史左肅政臺御史中丞霍獻可爲司馬右肅政臺御史
中丞吉頊爲監軍使將軍扶餘文宣等六人爲子總管
未行默啜聞之取趙定所掠男女八九萬悉院之出五
回道去所過人畜金幣子女盡剽有之諸將皆顧望不
敢戰獨狄仁傑以兵追之不及默啜負勝極在中國有曠
志大抵兵與頡利時略等地縱廣萬里諸蕃悉往聽命
復立咄悉匐爲左察骨咄祿子默矩爲右察皆統兵二
萬子匐俱爲小可汗位兩察上典處木日等十姓兵四
萬號拓西可汗歲入邊戍兵不得休乃命選魏元忠檢
校并州長史爲天兵軍大總管婁師德副之按屯以待
又徙元忠靈武道行軍大總管備虜默啜剽隴右牧馬
萬匹去俄復盜邊詔安北大都護相王心爲天兵道大元
帥率并州長史武攸宜夏州都督薛訥六與元忠擊虜兵
未出默啜去明年寇鹽夏掠羊馬十萬上以石嶺遂圍并

州以雍州長史薛季昶爲持節山東防禦使節度滄
瀛幽易恒定媯檀平等九州之軍以瀛州都督張仁亶
統諸州及清夷障塞軍之兵與季昶倚以相王爲
安北道行軍元帥監諸將王留不行虜八代忻仍殺略
長安三年遣使者莫賀達干請進女女白王太子子后使
平恩郡王重俊義興郡王重明盛服立詔朝默啜更遣
大會移力貪汗獻馬千匹謝許婚_後渥_也恒其使中宗始
卽位入攻鳴沙於是靈武軍大總管沙叱忠義與戰不
勝死者幾萬人虜遂入原會多取牧馬帝詔絕昏_購斬
默啜者王以國官諸衛大將軍默啜殺我_人人鴻臚卿

思言詔左屯衛大將軍張仁亶爲朔方道大總管
邊明年始築三受降城於河外_阻絕寇路又之以唐休
璟代屯睿宗初立又請和親詔取宋王成器女爲金山
公主下嫁會左羽林大將軍孫佺等與_之戰冷陁爲奚
所執獻諸默啜默啜殺之更以刑部尚書郭元振代休
璟玄宗立絕和親默啜乃遣子楊我文特勒入宿衛固
求昏以蜀王女南河縣主妻之下書諭尉可汗明年使
子移涅可汗引同俄特勒火拔頡利發石失畢精騎攻
北廷都護郭虔瓘擊之斬同俄城下虜奔解火拔不敢
歸攜妻子來奔拜左武衛大將軍燕山郡王號其妻爲

金山公主賜賚優渥楊我支死詔宗親三等以上弔其
家是時突厥再上書求昏帝未報初景雲中默啜西滅
安葛遂役屬契丹奚因虐用其下既年老愈昏暴部落
怨叛十姓左五咄陸右五弩失畢俟斤皆請降葛邏祿
胡屋鼠尼施三姓大漠都督特進朱斯陰山都督謀落
訶羅玄池都督蹋實力胡鼻率衆內附詔處其衆於金
山以右羽林軍大將軍薛訥爲涼州鎮軍大總管節度
赤水建康河源等軍屯涼州以都督楊執一副之右衛
大將軍郭虔瓘爲朔州鎮軍大總管節度和戎大武并
州之北等軍屯并州以長史王駿副之撫新附檢鈔暴
默啜屢擊葛邏祿等詔在所都護總管犄角應援虜勢
寢削其壻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與跋跌都督思太吐谷
渾大會慕容道奴郁射施大會鶻屈頡斤苾悉頡力高
麗大會高拱毅合萬餘帳相踵款邊詔內之河南引拜
文簡左衛大將軍遼西郡王思太特進右衛大將軍兼
跋跌都督樓煩郡公道奴左武衛將軍兼刺史雲中郡
公鶻屈頡斤左驍衛將軍兼刺史陰山郡公苾悉頡力
左武衛將軍兼刺史鴈門郡公拱毅左領軍衛將軍兼
刺史平城郡公將軍皆員外置賜各有差默啜討九姓
戰磧北九姓潰人畜皆死思結等部來降帝悉官之拜

薛訥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僕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
賓客佐之備邊詔金山大漠陰山玄池都督等共圖取
默啜班賞格賜物諭之默啜又討九姓拔野古戰獨樂
河拔野古大敗默啜輕歸不為備道大林中拔曳固殘
衆突出擊默啜斬之乃與入蕃使郝靈佺傳首京師骨
咄祿子闕特勒合故部攻殺小可汗及宗族略盡立其
兄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

唐書卷二百一十五上終

唐書卷二百一十五下 突厥列傳第一百四十下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良存

承直郎 司業臣葉向高等奉

勅重校刊

毗伽可汗默棘連本謂一殺者性仁友自以立非已功
讓於闕特勒不敢受遂嗣位實開元四年以特勒
為左賢王專制其兵初默啜死闕特勒盡殺其用事臣
惟噉欲谷者以女婆匄為默棘連可敦獨免廢歸其部
後突騎施蘇祿自為可汗突厥部種多貳默棘連乃召

數欲谷與謀國年七十餘衆尊畏之俄而踈跌思太等自河曲歸之始降戶之南也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盡斂其兵戎人怨怒及姜晦爲巡邊使遮訴禁弓矢無以射獵爲生晦悉還之乃共擊張知運禽之將送突厥朔方行軍總管薛訥將軍郭知運追之衆潰釋知運去思太等分爲二隊北走王峻又破其左隊默棘連旣得降胡欲南盜塞數欲谷曰不可天子英武人和歲豐未有間且我兵新集不可動也默棘連又欲城所都起佛老廟數欲谷曰突厥衆不敵唐百分一所能與抗者隨水草射獵居處無常習於武事彊則進取弱則遁伏唐兵雖多無所用也若城而居戰一敗必爲彼禽且佛老教人仁弱非武彊術默棘連當其策卽遣使者請和帝以不請答而不許俄下詔伐之乃以拔悉蜜右驍衛大將軍金山道總管處木昆執米啜堅昆都督右武衛大將軍骨篤祿毗伽可汗契丹都督李失活奚都督李大酺突厥默啜子左賢王墨特勒左威衛將軍右賢王阿史那毗伽特勒燕山郡王火拔石失畢等蕃漢士悉發凡三十萬以御史大夫朔方道大總管王峻統之期八年秋竝集稽落水上使拔悉蜜奚契丹分道掩其牙捕默棘連默棘連大恐數欲谷曰拔悉蜜在北廷與二蕃相距

遠必不合駿與張嘉貞有隙必相執異亦必不能來卽
皆能來我當前三日悉衆北徙彼糧竭自去拔悉蜜輕
而好利當先至擊之可取也俄而拔悉蜜果引衆逼突
厥牙知峻等不至乃引卻突厥欲擊之噉欲谷曰兵于
里遠出土殊死鬪鋒不可當也不如躡之邀近而取之
距北廷二百里乃分兵由它道襲拔其城卽急擊拔悉
蜜衆走趨北廷無所歸悉禽之還出赤亭掠涼州都督
楊敬述使官屬盧公利元澄等勒兵討捕噉欲谷曰敬
述若城守當與和如兵出吾且決戰必有功澄令于軍
曰羸臂持滿外注會大寒裂膚士手不能張弓矢由是
大敗元澄走敬述坐以白衣檢校涼州事實厥遂大振
盡有默啜餘衆明年固乞和請父事天子許之又連歲
遣使獻方物求婚是時天子東巡泰山中書令張說謀
益屯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廷曰封禪以告成功若
復調發不可謂成功者說曰突厥雖請和難以信結也
且其可汗仁而愛人下爲之用闕特勒善戰噉欲谷沈
雄愈老而智李靖世勳流也三虜方協知我舉國東巡
有如乘間何以禦之光廷卽請以使召其大臣入衛乃
遣鴻臚卿袁振往諭帝意默棘連置酒與可敦闕特勒
噉欲谷坐帳中謂振曰吐蕃犬出也唐與爲婚奚契丹

我奴而役也亦尚主獨突厥前後請不許云何據曰可汗天子子也子而婚可乎默棘連曰不然二蕃皆賜姓而得尚主何不可云且公主亦非帝女我不敢有所擇但屢請不得爲諸國笑據許爲請默棘連遣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獻遂從封禪有詔四夷諸酋皆入仗佩弓矢會兔起帝馬前帝一發斃之頡利發奉兔頓首賀曰陛下神武超絕若天上則臣不知人間無有也詔問饑欲食乎對曰仰觀弧矢之威使十日不食猶爲飽因令伏內馳射扈封畢厚宴賜遣之然卒不許和親自是比年遣大臣入朝吐蕃以書約與連和鈔邊默棘連不敢從封上其書天子嘉之引使者梅錄吸宴紫宸殿謂方西受降城許互市歲賜帛數十疋十九年闕特勒死使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奉璽詔弔祭帝爲刻辭于碑仍立廟像四垣圖戰陣狀詔高手工六人往繪寫精肖其國以爲未嘗有默棘連視之必悲梗默棘連請婚旣勤帝許可於是遣哥解粟必來謝請婚期俄爲梅錄吸所毒忍死殺梅錄吸夷其種乃卒帝爲發哀詔宗正卿李佺弔祭因立廟詔史官李融文其碑國人共立其子爲伊然可汗伊然可汗立八年卒凡遣使三入朝其弟嗣立是爲苾伽骨咄祿可汗使右金吾衛將

軍李質持冊爲登利可汗明年遣使伊難如朝正月獻
方物曰禮天可汗如禮天今新歲獻月願以萬壽獻天
子云可汗幼其母婆訶與小臣飮斯達于亂遂預政諸
部不協登利從父分掌東西兵號左右殺士之精勁皆
屬可汗與母誘斬西殺奪其兵左殺懼卽攻登利可汗
殺之左殺者判闕特勒也遂立毗伽可汗子俄爲骨咄
葉護所殺立其弟旋又殺之葉護乃自爲可汗天寶初
其大部回紇葛邏祿拔悉蜜竝起攻葉護殺之尊拔悉
蜜之長爲頡跋伊施可汗於是回紇葛邏祿自爲左右
葉護亦遣使者來告國人奉判闕特勒子爲烏蘇米施
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爲西殺帝使使者諭令內附烏蘇
不聽其下不與拔悉蜜等三部共攻烏蘇米施米施遁
亡其西葉護阿布思及葛臘哆率五千帳降以葛臘哆
爲懷恩王三載拔悉蜜等殺烏蘇米施傳首京師獻太
廟其弟白眉特勒鶻隴訶立是爲白眉可汗於是突厥
大亂國人推拔悉蜜酋爲可汗詔朔方節度使王忠嗣
以兵乘其亂抵薩河內山擊其左阿波達于十一部破
之獨其右未下而回紇葛邏祿殺拔悉蜜可汗奉回紇
骨力裴羅定其國是爲骨咄祿毗伽闕可汗明年殺白
眉可汗傳首獻毗伽可汗妻骨咄祿婆訶可敦率衆自

歸天子御花萼樓宴羣臣賦詩美其事封可敦爲賓國
夫人歲給粉直二十萬始突厥國於後魏大統時至是
滅後或朝貢皆舊部九姓云其地盡入回紇始其族分
國於西者曰西突厥

西突厥其先訥都陸之孫吐務號大葉護長子曰土門
伊利可汗次子曰室點蜜亦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曰
達頭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始與東突厥分烏孫故地有
之東卽突厥西雷翥海南疏勒北瀚海直京師北七千
里由焉耆西北七日行得南廷北八日行得北廷與都
陸弩失畢歌邏祿處月處蜜伊吾諸種雜其風俗大抵

突厥也言語少異初東突厥
便而立弟佗鉢可汗佗鉢死

村可汗死舍其子大邏
令戒其子菴羅必立大

邏便國入以其母賤不肯立卒立菴羅菴羅後以讓
木杆兄子攝圖是爲沙鉢略可汗而大邏便別爲阿波
可汗自臣所部沙鉢略襲擊之殺其母阿波西走達頭
當是時達頭爲西面可汗卽授阿波兵十萬使與東突
厥戰而阿波竟爲沙鉢略所禽及啓民可汗時達頭可
汗歲以兵相加而隋常助啓民故達頭敗奔吐谷渾始
阿波旣禽國人立鞅素特勒子是爲泥利可汗達頭之
奔泥利亦敗及死其子達漫立是爲泥掘處羅可汗政

苛察多忌大業中從煬帝征高麗賜號曷薩那可汗妻
以宗女留其弟闕達度設畜牧於會寧郡卽自稱闕可
汗江都亂曷薩那從宇文化及至黎陽遁歸長安高祖
降榻與共坐封歸義王以大珠獻帝帝不受曰朕所重
者王之赤心是無用也闕可汗有馬三千武德元年內
屬賜號吐烏過拔闕可汗與李軌連和隋西戎使者曹
瓊據甘州誘之俄與瓊合共擊軌兵不勝走達斗拔谷
與吐谷渾相輔車爲軌所滅初曷薩那朝隋國人皆不
欲旣被留不遣乃共立達頭孫號射匱可汗建廷龜茲
北之三彌山王門以西諸國多役屬與東突厥尤射匱
死其弟統葉護嗣是爲統葉護可汗

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戰輒勝因并鐵勒下波斯罽賓
控弦數十萬徙廷石國北之千泉遂霸西域諸國悉授
以頡利發而命一吐屯監統以督賦入明年射匱使使
來以曷薩那有世憾請殺之帝不許羣臣曰存一人失
一國後且爲患秦王曰不然人來歸我我殺之不祥帝
又不聽宴禁中酒酣至中書省縱使者戕之不宣也射
匱亦連年係貢條支巨外師子革等帝厚申撫結約與
并力討東突厥統葉護可汗請期頡利大懼乃與和約
毋相伐也統葉護可汗來請昏帝與羣臣謀西突厥去

我遠緩急不可杖可與昏乎封德彝曰計今之便莫若
遠交而近攻請聽昏以怖北狄待我既定而後圖之帝
乃許昏詔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可汗喜遣真珠
統俟斤與道立還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藉約
會東突厥歲犯邊西道梗澁又頡利遣謂曰若迎唐公
主必假我道我且留之統葉護可汗病之未克昏方負
其彊不以恩結下衆怨多叛去其諸父莫賀咄殺之帝
欲齎玉帛焚祭其國會亂不果至莫賀咄立是爲屈利
俟毗可汗遣使者來獻俟毗可汗初分統突厥爲小可
汗旣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失畢部自推泥孰莫賀護
爲可汗泥孰辭不受會統葉護可汗子啞力特勒避
賀咄亂亡在康居泥孰迎立之爲乙毗鉢羅肆葉護可
汗與俟毗可汗分王其國拏闐不解各遣使朝獻太宗
追憐曷薩那死非罪爲贈上柱國具禮以葬貞觀四年
俟毗可汗請昏不許詔曰突厥方亂君臣未定何遽昏
爲各敕其部毋相侵由是西域諸國悉叛之國大虛耗
衆悉附肆葉護可汗雖俟毗之部亦稍稍去共以兵擊
俟毗俟毗走保金山爲泥孰所殺奉肆葉護爲大可汗
肆葉護已立即北討鐵勒薛延陀爲延陀所敗性猜悞
狹於統下小可汗乙刺者於國最有功肆葉護聽讒種

夷之衆皆沮駭又忌泥孰陰圖殺之泥孰亡入焉耆未
幾沒卑達干與弩失畢部諸豪謀執廢肆葉護葉護輕
騎走康居憂死國人迎泥孰於焉耆立之是爲咄陸可
汗可汗父莫賀設本隸統葉護者武德時來朝太宗與
之盟約爲昆弟死而泥孰代之或曰伽那設旣立遣使
詣闕不敢當可汗號帝詔鴻臚少卿劉善因持節冊號
吞阿婁拔利邲咄陸可汗賜鼓纛段綵巨萬泥孰遣使
謝它日太上皇宴使者兩儀殿謂長孫無忌曰今蠻夷
率服古亦有乎無忌上千萬歲壽太上皇喜以酒屬帝
帝頓首謝亦奉觴上太上皇壽咄陸可汗死弟同俄設
立是爲沙鉢羅咄利失可汗歲三遣使奉方物遂請昏
帝慰而不俞可汗分其國爲十部部以一人統之人授
一箭號十設亦曰十箭部置五大俟斤居碎葉西其下
居碎葉東右五弩失畢部置五大俟斤居碎葉西其下
稱一箭曰一部落號十姓部落云然不爲衆悅賴其部
統吐屯以兵襲之咄利失率左右戰統吐屯不勝去咄
利失與其弟步利設奔焉耆阿悉吉闕俟斤與統吐屯
召國人謀立欲谷設爲大可汗以咄利失爲小可汗會
統吐屯被殺欲谷設又爲其俟斤所破咄利失乃復得
故地後西部卒自立欲谷設爲乙毗咄陸可汗而與咄

利失交戰殺傷不可計乃因伊列河約諸部河以西受
命於咄陸其東啞利失主之自是西突厥又分二國矣
咄陸可汗建廷鏃曷山西謂之北廷駁馬結骨諸國悉
附臣之陰與啞利失部吐屯俟列發以兵攻啞利失
利失援窮奔拔汗那而死國人立其子是爲乙屈利失
乙毗可汗踰年死弩失畢大會迎伽那設之子畢賀咄
葉護立之是爲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太宗詔左領軍
將軍張大師持節冊命賜鼓纛建廷雖合水北謂之南
廷東薄伊列河龜茲都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
康等國皆隸屬是時咄陸兵寢盛與沙鉢羅葉護數交
戰會二可汗使者皆來帝敕以敦睦令各罷兵咄陸不
肯聽遣石國吐屯攻葉護可汗殺之并其國弩失畢不
服叛去咄陸又擊吐火羅取之乃入寇伊州安西都護
郭孝恪以輕騎二千自烏骨徂擊敗之咄陸以處月處
蜜兵圍天山而不克孝恪追北拔處月俟斤之城抵邊
索山斬千餘級降處蜜部而歸咄陸可汗性狠傲留使
者元老友等不遣妄曰我聞唐天子才武我今討康居
爾視我與天子等否遂與共攻康居道米國卽襲破之
係虜其人取貲口不以與下其將泥孰啜怒奪取之咄
陸斬以徇泥孰啜之將胡祿屋舉兵襲咄陸可汗多殺

士國大亂將歸保吐火羅大臣勸其返國不從率衆去
度葉水及石國左右亡去略盡乃保可賀敦城自輕出
招叛亡阿悉吉闕俟斤逆擊之咄陸敗襲取白水胡城
以居弩失畢不欲咄陸爲可汗遣使者至闕下請所立
帝遣通事舍人溫無隱持璽詔與國大臣擇突厥可汗
子孫賢者授之乃立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之子是爲乙
毗射匱可汗

乙毗射匱旣立改館使者悉還之長安使弩失畢將兵
攻白水胡城咄陸勒兵自城出鳴鼓角薄闕弩失畢不
能軍殺獲甚多咄陸因其勝招徠舊部皆曰戰千人殺

一人我猶不從也咄陸自知衆怨乃走吐火羅乙毗射
匱遣使貢方物且請昏帝令割龜茲于闐疏勒耒俱波
葱嶺五國爲聘禮不克昏於是阿史那賀魯反盡得可
汗部落

賀魯者室點蜜可汗五世孫與步利設射匱特勒劫越
子也始阿史那步真來歸國咄陸可汗以賀魯爲葉護
代步真居多邏斯川直西州北千五百里統處月處蜜
姑蘇歌邏祿弩失畢五姓之衆咄陸之走吐火羅也乙
毗射以兵迫逐賀魯無常居部多散亡有執舍地處木
昆婆鼻昇二種者以爲賀魯無罪往請可汗可汗怒欲誅執

舍地等三種乃舉所部數千帳與賀魯皆內屬帝優撫之會討龜茲請先馳爲卿導詔授崑丘道行軍總管宴嘉壽殿厚賜予解衣衣之擢累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處其部於廷州莫賀城密招攜散廬幕益衆方帝崩卽謀取西廷二州刺史駱弘義以聞高宗遣通事舍人喬寶明馳撫因令賀魯遣子啞運入宿衛啞運中悔劫於勢不得去拜右驍衛中郎將帝遣還啞運卽勸賀魯引而西取咄陸可汗故地建牙於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遂統咄陸弩失畢十姓咄陸有五噉曰處木昆律噉胡祿屋闕噉攝舍提噉噉突騎施噉邏施噉鼠尼施處牛噉弩失畢有五俟斤曰阿悉結闕俟斤哥舒闕俟斤依寒幹噉沙鉢俟斤阿悉結泥孰俟斤哥舒處半俟斤而胡祿噉闕賀魯壻也阿悉結闕俟斤最盛疆勝兵至數十萬以啞運爲莫賀咄葉護遂寇廷州敗數縣殺掠數千人去詔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弓月道行軍總管右驍衛將軍高德逸右武衛將軍薩孤吳仁副之發府兵三萬合回紇騎五萬擊之駱弘義獻計曰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理有變通也賀魯保一城方寒積雪謂唐兵必不來宜乘此一舉滅之遷延及春且生變縱不率連諸國必遠迹遁去且兵

本誅賀魯而處蜜處木昆等亦各欲自免若留不進彼
與賀魯復合矣今雖嚴冬風勁兵苦數墮又不可久留
費邊糧使賊得堅黨附賒死期也請寬處月處蜜等罪
專誅賀魯除禍務本不可先治枝葉也願發射脾處月
處蜜契苾等兵齎一月食急趨之大軍住憑洛水上爲
之景助此驅戎狄攻豺狼也且戎人藉唐兵爲羽翼今
胡騎出前唐兵躡後賀魯窮矣天子然其奏詔弘義佐
建方等經略之處月朱邪孤注者引兵附賊據牢山建
方等攻之衆潰追行五百里斬孤注上首九千級虜其
帥六十人如弘義所計永徽四年罷瑤池都督府卽處
月置金滿州又遣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爲葱山道行
軍大總管率諸將進討是歲咄陸可汗死其子真珠葉
護請討賀魯自效爲賀魯所拒不得前明年知節擊歌
邏祿處月斬千級收馬萬計副將周智度擊處木昆城
拔之斬馘三萬前軍蘇定方擊賀魯別帳鼠尼施于鷹
娑川斬首虜獲馬甚衆賊棄鎧仗彌野會副總管王文
度不肯戰降怛篤城取其財屠之知節不能制顯慶初
擢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率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
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軍瀚海都督回紇婆闐等窮討
詔右屯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

步真爲流沙道安撫大使分出金山道俟斤嫩獨祿等萬餘帳迎降定方以精騎至曳咥河西擊處木昆破之賀魯舉十姓兵十萬騎來拒定方以萬人當之虜見兵少以騎繞唐軍定方令步卒據原攢稍外注自以騎陳於北賀魯先擊原上軍三犯軍不動定方縱騎乘之虜大潰追奔數十里俘斬三萬人殺其大會都搭達干等二百人明日躡北五弩矢畢皆降五咄陸闡賀魯敗趨南道降步真定方命嗣業婆闍趨邪羅斯川追虜任雅相提降兵踵後會大雪軍中請須霽定方曰今霽晦風冽虜謂我不能師掩其不虞可也緩則遠矣省日兼功上策也於是晝夜進收所過人畜至雙河與彌射步真會軍飽氣張距賀魯牙二百里陳而行抵金牙山賀魯衆適獵定方兵縱破其牙俘數萬人獲鼓燾器械賀魯跳度伊麗水嗣業次千泉彌射至伊麗處月處蜜諸部皆下次雙河賀魯先以步矢達干據柵戰彌射攻之潰定方追賀魯至碎葉水盡奪其衆賀魯咥運將奔鼠耨設至石國蘇咄城馬不進衆饑齎寶入城且市馬城主伊涅達干迎之旣入拘送石國會彌射子元爽與嗣業兵至取之乃悉散諸部兵開道置驛收露齒問人疾苦賀魯所掠悉還之民西域平賀魯謂嗣業曰我亡虜也

先帝厚我我則背之今天降怒罰尚何道且聞漢法殺人必都市我願就死昭陵謝罪於先帝也帝曰先帝賜賀魯二千帳主之今罪人既得獻昭陵其可乎許敬宗曰古者軍凱還則飲至于廟若諸侯獻馘天子未聞獻于陵然陛下奉園寢與宗廟等可行不疑於是執而獻昭陵赦不誅賀魯已滅裂其地爲州縣以處諸部木昆部爲匭延都督府突騎施索葛莫賀部爲噶鹿都督府突騎施阿利施部爲絜山都督府胡祿屋闕部爲鹽泊都督府攝舍提噉部爲雙河都督府鼠尼施處半部爲鷹娑都督府又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府以統之其所役屬諸國皆置州西盡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以阿史那彌射爲興昔亡可汗兼驃騎大將軍崑陵都護領五咄陸部阿史那步真爲繼往絕可汗兼驃騎大將軍濛池都護領五弩失畢部各賜帛十萬以光祿卿盧承慶持冊命之賀魯死詔葬頡利冢旁紀其槩於石阿史那彌射亦室點蜜可汗五世孫世爲莫賀咄葉護貞觀中遣使者持節立彌射爲奚利邲咄陸可汗賜鼓纛族兄步真謀殺彌射欲自立彌射不能國卽舉所部處月處蜜等入朝拜右監門衛大將軍而步真遂自爲咄祿葉護衆不厭去之亦與族人來朝拜左屯衛大將

軍彌射從帝征高麗有功封平壤縣伯遷右武衛大將軍及平賀魯乃與步真皆爲可汗得補所部刺史以下是歲彌射擊真珠葉護於雙河斬之殺闕啜二人彌射步真無綏御材下多怨於是思結都曼率疏勒朱俱波喝槃陀三國叛擊破于闐詔左驍衛大將軍蘇定方討之都曼兵保馬頭川五年定方傳其城擊降之龍朔二年彌射步真以兵從颶海道總管蘇海政討龜茲步真怨彌射且欲并其部乃誣以謀反海政不能察卽集軍吏計議先發誅之因稱詔發所齎賜可汗首領彌射以麾下至悉收斬之其部鼠尼施拔塞幹叛走海政追平之步真死乾封時咸亨二年以西突厥部酋阿史那都支爲左驍衛大將軍兼高延都督以安輯其衆儀鳳中都支自號十姓可汗與吐蕃連和寇安西詔吏部侍郎裴行儉討之行儉請毋發兵可以計取卽詔行儉冊送波斯王子并安撫大食若道兩蕃者都支果不疑率子弟上謁遂禽之召執諸部渠長降別帥李遮旬以歸調露元年也西姓自是益衰其後二部人日離散遂擢彌射子元慶爲左五鈐衛將軍步真子步利設斛瑟羅爲右王鈐衛將軍盡襲父所領及可汗號元慶累拜鎮國大將軍行左威衛大將軍武后擅命率諸蕃長請賜睿

宗氏曰武更號斛瑟羅曰竭忠事主可汗長壽中元慶
坐謁皇嗣爲來俊臣所誣要斬流其子獻于振州其明
年西突厥部立阿史那倭子爲可汗與吐蕃寇武威道
大總管王孝傑與戰冷泉大領谷破之碎葉鎮守使韓
思忠又破泥孰俟斤及突厥施質汗胡祿等因拔吐蕃
泥孰沒斯城聖曆二年以斛瑟羅爲左衛大將軍兼平
西軍大總管令撫鎮國人是時烏質勒兵張甚斛瑟羅
不敢歸與其部人六七萬內遷死長安擢子懷道爲右
武衛將軍長安中以阿史那獻爲右驍衛大將軍襲與
昔亡可汗安撫招慰十姓大使北廷大都護四年以懷
道爲十姓可汗兼濠池都護未幾擢獻磧西節度使十
姓部落都擔叛獻擊斬之傳首闕下收碎葉以西帳落
三萬內屬重書嘉慰葛邏祿胡屋鼠尼施三姓已內屬
爲默啜侵掠以獻爲定遠道大總管與北廷都護湯嘉
惠等掎角於是突騎施陰幸邊隙故獻乞益師身入朝
玄宗不許詔左武衛中郎將王惠持節安慰方冊拜突
騎施都督車鼻施啜蘇祿爲順國公而突騎施已圍撥
換大石城將取四鎮會嘉惠拜安西副大都護卽發三
姓葛邏祿兵與獻共擊之帝將詔王惠與相經略宰相
臣璟臣頊曰突騎施叛葛邏祿攻之此夷狄自相殘非

朝廷出也大者傷小者滅皆我之利方王惠往撫尉不可參以兵事乃止獻終以娑葛疆狠不能制亦歸死長安突騎施吐火仙之敗始以懷道子昕爲十姓可汗開府儀同三司濛池都護冊其妻涼國夫人李爲交河公主遣兵護送昕至碎葉西俱蘭城爲突騎施莫賀達干所殺交河公主與其子忠孝亡歸授左領軍衛員外將軍西突厥遂亡

突騎施烏質勒西突厥別部也自賀魯破滅二部可汗皆先入侍虜無的君烏質勒隸斛瑟羅爲莫賀達干斛瑟羅政殘衆不悅而烏質勒能撫下有威信諸胡順附帳落寔盛乃置二十都督督兵各七千屯碎葉西北稍攻得碎葉卽徙其牙居之謂碎葉川爲大牙弓月城伊麗水爲小牙其地東隣北突厥西諸胡東直西延州盡并斛瑟羅地聖曆二年遣子遮弩來朝武后厚加慰撫神龍中封懷德郡王是歲烏質勒死其子噶鹿州都督娑葛爲左驍衛大將軍襲封爵是時勝兵三十萬詔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持節冊命賜宮人四景龍中遣使者入謝中宗爲御前殿引萬騎羽林二仗引見勞歸俄與其將闕啜忠節交怨兵相加暴娑葛訟忠節罪請內之京師忠節以千金賂宰相宗楚客等願無人朝請導

吐蕃擊娑葛以報楚客方專國卽以御史中丞爲嘉賓
持節經制嘉賓與忠節書疏反復娑葛邏得之遂殺嘉
賓使弟遮弩率兵盜塞安西都護牛師獎與戰火燒城
師獎敗死之表索楚客頭以徇大都護郭元振表娑葛
狀直當見赦詔許西土遂定旣而與遮弩分治其部遮
弩恨衆少叛歸默啜請爲鄉導反攻其兄默啜留遮弩
自以兵二萬擊娑葛禽之默啜歸語遮弩曰汝兄弟不
相協能盡心事我乎兩殺之

突騎施別種車鼻施啜蘇祿者裒拾餘衆自爲可汗蘇
祿善撫循其下部種稍合衆至三十萬於是復雄西域

開元五年始來朝授右武衛大將軍突騎施都督却所
獻不受以武衛中郎將王惠持節拜蘇祿左羽林大將
軍順國公賜錦袍鈿帶魚袋七事爲金方道經略大使
然詭猾不純臣于唐天子羈係之進號忠順可汗其後
閱一二歲使者納贄帝以阿史那懷道女爲交河公主
妻之是歲突騎施鬻馬於安西使者致公主教於都護
杜暹暹怒曰阿史那女敢宣教邪笞其使不報蘇祿怒
陰結吐蕃舉兵掠西鎮圍安西城暹方入當國而趙頤
貞代爲都護乘城义之出戰又敗蘇祿略人畜發困貯
徐聞暹已宰相乃引去卽遣首領葉支阿布思來朝玄

宗召見饗之會東突厥使者亦來與爭長曰突騎施國
小且突厥臣不宜居上蘇祿使者曰宴乃爲我不可下
遂設東西幄而蘇祿使者西席乃克宴始蘇祿愛治其
人性勤約每戰有所得盡以予下故諸族附悅之爲盡
力又交通吐蕃突厥二國皆以女妻之遂立三國女竝
爲可敦以數子爲葉護費日廣而無素儲晚年愁窶不
聊故鹵獲稍留不分下始貳矣又病風一支孿不事事
於是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支二部方盛而種人自謂
娑葛後者爲黃姓蘇祿部爲黑姓更相猜讎俄而莫賀
達干都摩支夜攻蘇祿殺之都摩支又背達干立蘇祿
子吐火仙骨噉爲可汗居碎葉城引黑姓可汗介徵特
勒保怛邏斯城共擊達干帝使磧西節度使蓋嘉運和
撫突騎施拔汗那西方諸國莫賀達干與嘉運率石王
莫賀咄吐屯史王斯謹提共擊蘇祿子破之碎葉城吐
火仙棄旗走禽之并其弟葉護頓阿波疏勒鎮守使夫
蒙靈登挾銳兵與拔汗那王掩怛邏斯城斬黑姓可汗
與其弟撥斯入曳建城收交河公主及蘇祿可敦爾微
可敦而還又料西國散亡數萬人悉與拔汗那王諸國
皆降處木昆匐延闕律噉等諸部皆上書謝曰生於荒
裔國亂王薨更相攻屠賴天子遣嘉運將兵誅暴拯危

願得稽首聖顏以部落附安西未爲外臣許之明年擢
闕律啜爲右驍衛大將軍冊石王爲順義王加拜史王
爲特進顯醜其功嘉運俘吐火仙骨啜獻太廟天子赦
以爲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脩義王頓阿波爲右武衛
員外將軍以阿史那懷道子昕爲十姓可汗領突騎施
所部莫賀達干怒曰平蘇祿我功也今立昕謂何卽誘
諸落叛詔嘉運招諭乃率妻子及纛官首領降遂命統
其衆後數年復以昕爲可汗遣兵護送昕至但闌城爲
莫賀咄所殺莫賀咄自爲可汗安西節度使夫蒙靈管
誅斬之以大纛官都摩支闕頡斤爲三姓葉護天寶元
年突騎施部更以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祿毗伽爲可
汗數通使貢十二載黑姓部立登里伊羅蜜施爲可汗
亦賜詔冊至德後突騎施衰黃黑姓皆立可汗相攻中
國方多故不暇治也乾元中黑姓可汗阿多裴羅猶能
遣使者入朝大曆後葛邏祿盛徙居碎葉川二姓微至
臣役於葛祿斛瑟羅餘部附回鶻及其破滅有特麗勒
居焉者城稱葉護餘部保金莎領衆至二十萬
贊日隋季世虛內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天
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微而突厥最
彊控弦者號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逞皆往從之慕之謀

唐書卷二百一十五下 列傳 三
導之入邊故頡利自以爲疆大古無有也高祖初卽位
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故詭臣之贈予不可計虜見利
而動又與賊連和殺掠吏民於是掃國入寇薄渭橋騎
盭蒙京師太宗身勒兵顯責而陰間之戎始內阻不三
年縛頡利獻北闕下霆掃風除其國遂墟自詩書以來
伐暴取亂蔑如帝神且速也秦漢比之陋矣然帝數暴
師不告勞料敵無遁情善任將必其功蓋黃帝之兵也
而突厥乃以失德抗有道寢衰當始興雖運之盛衰屬
于天而其亡信有由矣

唐書卷二百一十五下終

